



# 美國人在日本

○ 廖雨千諾夫著  
光華書店發行

82.2
40

338.5

# 美 國 人 在 日 本

○ 庫 爾 干 諾 夫 著

光 華 書 店 發 行

美國人在日本

美國人在日本

MEIGOREN  
ZAI RYBEN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著者  
出版者  
發行者

庫爾干諾夫  
光華書店  
光華書店  
東北華北  
華東·中  
原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哈爾濱印造  
再版五千冊

D. H. 0001-5,000

# 目次

- 一 初入日本……………一
- 二 原子彈的「秘密」……………二
- 三 日本海軍的隱身地……………二
- 四 長崎所見……………二五
- 五 巨人復活……………三
- 六 財團王國……………三
- 七 「日美友誼」真髓何在？……………三
- 八 幣原和吉田……………三
- 九 神道教……………三
- 十 日本婦女的命運……………七

◎

- 十一 美國式的言論「自由」……………八二
- 十二 「打倒財閥內閣」……………八七
- 十三 美國人的「明天」……………九二
- 十四 橋本開拓圖……………九七
- 十五 尾聲……………一〇七

## 一 初入日本

還在飛日途中，我們就得到通知說，飛機必須在橫濱附近的厚木飛機場着陸。一些英國飛機在日本島嶼海岸上空迎着我們；沒有一架蘇聯飛機能夠飛到日本而沒有美國戰鬥機伴送的。它們在我們頭上盤旋，時而飛往前邊，時而又飛回來，好像在提醒着我們：「戰鬥機的速度較駕駛我們大型運輸機的速度。」美國飛機師確信這一真理已為我們所了解之後，便作出了高度駕駛密的三種姿勢，並且似乎從此安靜下去了。當接近飛機場時，美國戰鬥機飛到了我們的上空，監視着我們飛機着陸。海軍飛機西維克脫爾·哈林把飛機光輝的着了陸，並把它駛上了混凝土的滑走路面上。

——啊，這就是日本了呀！——他說了以後，就把機艙門打開。

我望了一眼。我覺得，飛機開錯了：或許，這是一個什麼另外的日本嗎？我們所處的環境使得我們大吃一驚。我們的飛機被 *Zeke*（美國軍事警察）的兵士水洩不通的包圍住了。一個軍官站在這個圈子的中央，叫喊着我們的名字。我們沿着搖搖的梯子從飛機上走下去，在飛機旁邊站成

隊。除我而外，尚有四個蘇聯的新聞記者：魏索柯與斯特利夫斯基、約翰丹斯基、普拉托夫和沃龍佐夫。軍官用不純熟的俄國話同我們宣佈說：

——我們要給你們照像。

——爲什麼？——我問。

——規矩是這樣，——他回答。

一個美國兵拍照了我們的正面像，並提議要我們側轉身子，好給我們照側面像。我們拒絕了。這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似乎還沒有犯什麼罪呀。

——不，——我說，——我們再不照像了。

——那嗎，你們就不能到日本去。美國人說了之後，帶着毫不在乎的神氣把記事本關上了。

——我們已經來到日本了，——我們齊聲回答。——

是誰命令這樣厚待的迎接我們呀？

——規矩是麥克阿瑟總部定下的，——美國軍官說完後，向着過圍的人望了一眼，似乎是在檢查，這個說得如





此響亮的名字引起了什麼印象。

可是，我們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我們始終還在認為，這是美國警察官在搗蛋。

——稍等一等，——他說了以後，就坐上自己的「吉普」車往什麼地方去了。他很快回來了，並向我們宣佈：

——你們一定要照像。我們不能做出任何的例外。

——那，好吧，——我說，——只是請你解釋一下，麥克阿瑟總部所規定的這種警察的辦法，適用於什麼人呢？——適用於英國人、法國人，或者是只適用於從蘇聯飛來的人呢？

這個美國人有些窘促起來了，沉默了約一分鐘光景，然後說道：

——這個暫時只適用於由蘇聯來的一切人。再則，我是奉行命令。你們明白我嗎？

——不會怎樣，我們還是不照像，——我回答。

然後，我們請求這個美國警官向麥克阿瑟總部傳達我們的謝意，感謝對我們的厚待和警察的迎接。我們坐到汽車里等候着。

我們到底不能離開庫木飛機場。我們從汽車窗戶中看着蘇聯飛機師是怎樣的受着警察的搗弄。他們對於這個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在距離我們半公里左右的遠處，在通爾飛機場入口的繩子後邊，站着一些什麼人。也許，這

是我們的人吧？難道不許他們到這里來嗎？我們請求美國軍官檢查一下，在那裏有沒有蘇聯公民。

——是的，——這個懶洋洋的口老是在嚼着口香糖的美國人回答着。——他們在那裏。但是，你們要在離開飛機場以後，才能同他們相見。我們誰也不讓到飛機跟前來。

——可是，也許我們可以走了嗎？——我們這樣問。

——不，——美國人回答說，——還沒有把一切手續辦妥。你們拒絕照像嗎？

——是的，——我們回答。

這時，我的同伴掏出蘇聯「菲特」式照像機來，想要照下迎接來到日本的蘇聯新聞記者的這一切情景。美國軍官頭一次開始着急不安。他離開飛機跑向我們的汽車跟前。

——不行，不行——，他喊道，——不能照。你們不能照。只有我們才可以照像。

——可是，我是一個新聞記者，必須把我所目視的一切情形都拍照下來。

——不，這是禁止的，——美國人回答說，——我們快走了。

他又坐上自己的汽車，開到設置着電話的那座小房子跟前。從那裏傳來了他的低聲談話的聲音。軍官很快轉來了，並且另外帶着兩輛警察用汽車。其中一輛在我們前面走着，另一輛在後面。美國人這樣向我解釋：「命令汽車夫隨着白色的「吉普」車前進。」

——不要趕到前面去，不要拐彎，不要拉在後面！

可是，我們還是不能前進。我們甚至不了解，爲什麼把我們滯留在飛機場上。八月的炎熱的白晝已經完了。我們漸漸的把自己身上的西裝上衣和領帶都脫了下來。我們的覺得舒舒服服的套三衣，在這裏是毫無必要的。在這個毫不顧禮貌的環境中，很想快點把自己身上的官樣的服裝脫掉。美國人淌着大汗。但他不倦的從這個警察身邊跑向那個警察面前，譴告他們，不要讓我們有一個人走到了旁邊去。他們讓兩個警察站在距我們近些的地方，爲的使他們能夠監視我們。我們不能走出警戒圈外，不能照像，不能同任何人交接。我們只能坐在汽車裏，彼此對談。軍官這樣吩咐自己的警士。軍官的行爲越見不遜起來。我們居然不約而同的一齊從汽車裏走出，並向着警戒線外走。我們都帶着十分堅決的神色，甚至警士也未敢馬上就來阻攔我們。後來，他們跟在我們背後奔跑，要求我們回轉去。我們站在汽車旁邊等候着。黃昏已經降臨，——遠處地方已出現了黃色的燈光。

現時，等候着由飛機場動身的我們都在回憶着。放眼環顧：這是日本有名的厚木飛機場。

在日本投降的日子，一架美國大型飛機在這個飛機場着陸。戰敗國日本的大臣和將軍們迎接住了這架飛機。大臣們身穿燕尾服，手帶白手套，頭戴大禮帽。他們這樣強調了這一歷史時刻的莊嚴和偉大。飛機着陸了，並在他們跟前停住了。於是，麥克阿瑟將軍的魁梧的個子出現在

寬大的門裏。他以拿破崙的姿式站立了一分鐘光景，望着在他面前深深鞠躬着的大臣和將軍們，——只有在天皇面前，他們才這樣恭敬的鞠躬過。

當時，麥克阿瑟將軍曾應許過日本人民說，通向自由與民主的新道路將在他們面前展開。也許，那個時期因而叫作「厚木時期」。

是的，這會是麥克阿瑟將軍各種堂皇諾言的「蜜月」。他願意親自出馬管理日本，華盛頓也在這方面支持了他。將軍爲了表示讓步，同意英國軍隊開入東京，他已把這些軍隊完全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如今的對日盟國委員會，看來也是這種讓步。大家都很清楚，這絕不是委員會，自然也不是盟國的委員會，——麥克阿瑟將軍差不多不把它放在眼裏。麥克阿瑟來到日本時，喊叫過一種偉大的字眼：民主。他會讓人明白，各種巨大政治改革的時期已在日本開始了。他應許改革它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健全它的學校，根絕日本家庭中的封建殘餘，肅清一切真正的戰犯，剷除真正民主道路上的一切反動的勢力，最後，打擊日本的真正統治者，四大財閥家族的壟斷的封建王國。那時，在所謂「厚木時期」，宣言和誓約聽起來是很有希望的。最低限度，日本人民會是如此感覺的。

在自己活動的「蜜月」期中，爲了使日本人民相信自己的寬大，美國人會不吝惜天花亂墜的辭句和允諾。他們斷言，要保證日本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普遍選舉權——保證與民主生活結

不解緣的那一切起碼的權利。

在這黃昏時分，我們在厚木飛機場上不能不想起這一切。

可是，我們不作過急的結論——必須依據各種客觀的事實。我們尚不能欽羨，也不能弄雜。然而在厚木飛機場上的迎接，以及這一切的警察辦法是與全人類關於民主的了解相距十萬八千里的！

美國軍官打斷了我們的思索。昏夜已經降臨了。我們可以向橫濱和東京出發了。原來，警察會等待暗夜的到來：我們將要路過一個大的航空小城，美國人只有在晚間的時刻才允許蘇聯人在這條道路上行走。在前面始終是美國警察的那輛白色「吉普」車，緊隨着便是美國軍官的「吉普」車。在它們之後是我們的汽車。

只是在飛機場的大門外，我們才停留了一瞬息，留居東京的蘇聯新聞記者在那裏歡迎我們。他們也倒轉自己的汽車隨着我們前進。我們在伸手不見掌的漆黑的夜間，以長長的縱隊沿着新建築的狹窄的公路上行進。只是汽車的明亮的燈光才偶爾在黑暗中照見一棵矮小的樹木，新修成的小房或者軍營的細長的暗影。我們看見在軍營窗戶中一些美國兵士半輪在自己的行軍床上。在進入橫濱的地方，兩輛警察的「吉普」車停住了，讓我們在前邊走。

在這天，我們頭一次得到了自由，於是我們向東京進發。

在路上，我們由我們的朋友處知道，麥克阿瑟總部爲一切從蘇聯來的人定出了這樣的警察制度。甚至在日本最反動的時期，也未必這樣無禮的對待邊蘇聯人。現時囚居鴨巢監獄中的東條和荒木是會要羨慕美國人的。一切蘇聯人都要受特別的檢驗，每個人必須站在木牌前邊，讓美國人看他的身長、眼睛的顏色、特徵，留下右手大姆指的指紋。沒有一個來到日本的蘇聯人能認不領特別的通行證而離開東京的，——這樣的通行證，一般的，是誰也不發給的。若是有誰要出城去，甚至連到自己的別墅去，他有時也不得不費去一整星期光陰在麥克阿瑟總部去辦理許可的手續。是的，這一切，我們看來都是很可驚異的！或者在日本居住和活動的並不是那些把自己叫作是「文化、文明和民主的傳播者」的美國人呢？或者是他們這樣厲害的變化了呢？

——你們打算要上那裏去嗎？——我們的朋友問我們。——要準備着，未必會讓你們。可是，即使許可你們，那也只有有「知圖」的軍官們伴隨之下才行。

——什麼是「知圖」呀？

——這就是麥克阿瑟總部的第二課。它擔任偵探，統制思想，同民主力量進行鬭爭。

——這不是美國版的「格擲打捕」（德國秘密警察）嗎？——我們說。

——是的，也許可以這樣說。

我們的汽車在橫濱這個巨大的海港城市中奔馳，如今這個城市是美國第八軍的中樞，是艾森

蒙威爾司令部的駐在地。讓我們沿着城市兩側的街道通過，——因為是什麼美國節日的關係，市中心斷絕了交通。我們穿過空場，在無盡無休的美軍汽油庫和汽車庫近旁奔馳而過。以後我們遇見了一個窄狹的橋，一過橋便是日本京城——東京的郊外了。

在夜晚，這個城市並不顯得破壞很厲害。無論如何，我們在由橫濱起一路上所看見的新房子造成着一種印像，即這個城市正在飛快建設着。但是，後來我們知道了：我們是在吉原近旁經過。這裏有數千家妓館，它們的所有者先於一切人領到了木料和建築許可證。顯然，連美國人也認為，東京而生存，可以沒有很好的水道，沒有舒適幽雅的電影院，沒有歌舞劇院（這個劇院的房屋只剩下了敗瓦頹垣），沒有住房，但是，不能沒有妓館。

我們來到了東京的中心，來到了窄狹的新聞社街的新聞記者俱樂部。在那裏給我們豫備下了一個房間。

美國和英國記者在酒間中等候着我們。我們把方才在厚木飛機場所遭逢的一切都告訴了他們。他們冷笑道：

——在這裏有不少的令人驚奇的事物在等待着你們呢！請忘却這一切吧！

甚至連在記者中間也已出現了這樣的人，他們想要我們忘掉一切。可是，我們什麼也不能忘記。我們記得，在跟侵略的日本所進行的鬥爭中，犧牲了許多愛好自由人民的優秀的兒子。對於

這點，我們也提醒着美國的記者。他們沉默了一瞬間，然後就開始回答我們：

——是的，這個，或許是如此。但是，現在，我們已習慣了不去想這一點。

——那嗎，明天會怎樣呢？——我們這樣問，但是沒有得到回答。

——好吧，我們姑且不談這個，——不知是誰這樣說。

……我們住在東京，住在半燒燬的城市的中心，雖然已有三週之久了，而我們却覺得，我們仍然還在赴日途中。我們是被一個什麼非真正的、美國化的日本所包圍着。我們不能到日本戲院裏去，——那裏禁止我們入場。剝奪了我們去接觸勞動者和研究日本生活的可能。他們向我們提議，用美國的酒間和電影院來代替這一切。這種電影院同看好萊塢一起要便我們相信，美國的全部生活都在夜間跳舞場中和在追捕殺人兇手中渡過。

是的，我們要闖入日本去……

最後，我們得到了許可，經過東京和大坂到長崎去。



## 二 原子彈的「秘密」

在火車中，有兩個美國軍官伴送我們，他們叫斯庫畢和布列德里。

天明時，我們到了長崎。馬克洛少尉在車站上迎接我們。這已是派到我們這裏來的第三個美國軍官了。他領着我們貫穿全城向一個小山崗走去，在山崗頂上濃密的綠蔭中掩映着一幢日式的小房子。這房子是一個什麼富商的，在我們到達之前，他被美國人遷移走了。汽車不得不沿着陡峻的混凝土路往山崗上駛行。在花園（這是這裏的院子）入口處，站着一個拿自動步槍的美國崗兵。汽車在門邊停住了。兩個美國兵把我們的箱子拿進屋去。向我們提議，在進早餐之前看一看住處。

一如在所有的日本房屋中那樣，使得我們驚異的是沒有雜物。地上鋪着厚厚的蓆子，但是我們沒有像通常一樣脫去鞋子。我們頭一次穿着帶膠土的皮鞋在蓆子上走。推開玻璃壁，它們掩藏進旁邊什麼地方去了，於是我們置身花園中了。簡直覺得連什麼房子也沒有，所有的只是鋪在

花園中嫩草上的簾子罷了。

以後我們向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城市前進。首先載着我們沿着完整無恙的街道走。這幾乎是些古老房屋，主要的是兩層樓房的，毫未觸動的街區。

在這早晨的時光，上層的窗戶都是推開的，因此，我們可以看見房內的景緻。差不多每座房子中都是販賣道具，彩色斑斕的絲織品，日本式食具，金屬裝飾品的鋪店。

飯店幾乎未見，它們已爲街上的食物攤取而代之了，在食物攤上以很高的價錢才可以買到一片半腐朽的炸魚，或者一小盤裏邊飄浮着一些海帶片的湯。在歐洲人看來，這幾乎是不能吃的東西。可是飢餓的人——洋車夫、搬運夫、小攤販、叫賣者——都圍着放在露天裏的小桌子旁邊站着。這些桌子只用各種軟弱勉強的遮蓋着。

馬克洛少尉催促我們。照他所帶着的「由東京發來的計劃」，我們應該首先「研究」，如他所說，原子彈所引起的長崎城的一切破壞。



我們站在原子彈爆裂處的中央，這裏現在樹着一根木樁，上面寫着：「昭和二十年八月九日，在長崎城第一百七十號房子的上空，距離地面五百公尺地方，爆炸了一個原子彈」。

我們向四週審視了一番。在這裏已經生長起了一些小房屋。日本女人在菜園中勞作。

我們用眼光注視着似乎已經消滅得一乾二淨了的那一部份城市。人們曾經要我們相信，房屋和人——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炸得粉碎，變成了一種什麼細粉，這種細粉比原子彈本身還更危險。在到長崎的途中，我們聽到關於偶然碰到原子彈有效範圍內的數千婦女的悲慘命運和關於遭受所謂原子彈熱病的城市居民的可怕痛苦的傳說。我曾問過一些醫務人員，打聽他們，這種熱病到底是怎樣的。他們回答說，只是聽見說過，但是，絕未見過害這種熱病的人。現在，到了長崎之後，我更加相信，在自然界中並不存在這種熱病，它是由恐懼者臆造出來的。關於熱病的傳說，是神經衰弱的人杜撰出來的。而且無論如何，美國人向我們宣傳的那種「原子慘劇」，在長崎是不見踪影的。

把我們載往三座雄大的房屋跟前，這裏是從前的醫科大學。我們在這裏遇見一個看房人岡田。他曾經歷過原子彈的爆炸。現時，他回憶着一切極細微的情節。

早上，管事人把他叫去，命令他觀看大學第二棟房屋的牆挖一道壕。直到十一點鐘為止，岡田不休息的努力工作。萬一他遭受危險時，他已經可以躲入這個壕裏。誠然，對於這點，會不得

不要微微屈着身子；膝深還只有半人高。

早晨十一點十五分，在城市上空出現了三架飛機。它們在海港上空、市中心上空、工廠上空盤旋，而在圓田却覺得，是在醫科大學上空，主要的是在他的頭上盤旋。正因為這一點，所以他躲進了壕中，並略微彎着身子。留在地面上的只有他的頸部。在三架美國飛機出現之後，大約過了四五分鐘的時候，發出了強烈的爆炸，炸裂的聲音與普通炸彈不同：它像乾燥的破裂聲。這之後，流星般的火線耀花了圓田的眼睛，於是他跌到壕底了。他說不上來，過了多少分鐘，因為他不記得，——城市被火燄延燒起來了。大學燒起來了。從火裏奔出來了一些什麼半燃燒着的人，他們之中有很多都跌倒了。可是，到傍晚時分，火已熄滅。在大學的房舍中只把木牆壁和全部木器陳設燒去了。房架、甚至樓梯、實驗室、儀器、以及一切金屬用品都保存住了。圓田只是受了驚恐，因為他是坐在普通的壕內，而且還不深。

長崎縣知事——杉山宗次郎也證實這一點。他在知事衙門完全保存無恙的房子裏自己的大辦公室中接待我們。知事述說，城市只有三分之一遭到原子彈的損害；燒毀的主要都是木造的日本式房子。

——你們是知道的——他說，——日本房屋是由木頭、厚紙和玻璃漆成的，要使它們燒掉，只用幾根火柴就十分够了。

知事要我們注意三菱造船廠，它在長崎灣的岸上。這個造船廠仍如戰前一樣，在製造船艦，原子彈並沒有使它的生活受到影響。知事認為，有二萬五千三百人因原子彈而喪命。這主要的是當時正在被火籠延燒的房屋中，未能逃出來的人。

——是不是有人因為在爆炸時所引起的什麼病症而死亡呢？——我問知事。

——沒有，——杉山回答，——人們主要的是因為燒傷而死。原子彈使得他們手足無措。他們好像對待普通炸彈一樣去對待原子彈，他們沒有在它炸裂之後馬上逃出房屋來。火勢阻斷了他們逃命的道路。

在長崎，現今已有些學校開課了，可是流浪兒童正是城中的真正災禍。我們在市場上，在空場裏，在公園中，到處都看見半裸體、半飢餓、既無親人可依、也無棲身之處的孩子。他們住在污穢中，以殘餘廢物充飢。他們整天的在富人宅第的後院中，或在美國兵房的窗下徘徊，在廢物堆上翻尋殘餘的罐頭、麵包塊、地豆皮。

我們問知事，這種兒童流浪現象是如何引起的。

——現在你們在全日本都可以看見這種情形，——杉山宗次郎說。——我們給這些孩子住的房子，暫時還不夠，——他把雙手一攤，並痛心的說道：——我有什麼辦法呢？我是一個絲毫無能為力的人呀！

隨後，他看了看三個陪伴我們的美國軍官，偏促不安起來了。他低聲向我們的翻譯員說：

——不必把這幾句話翻成英文，對於這個只讓俄國人知道好了。

然而布列德里少尉請求把知事的最後一句話翻出來。我們的翻譯員回答道：

——杉山君說，他已經疲乏了。

於是，少尉起立說：

——是的，現在若是喝點涼啤酒多麼好啊，我們回去吧。

可是，我們不慌不忙。還同知事在圓桌邊坐了很久，聽他講說。

在市內有一所大圖書館，五家電影院，兩個長年戲院，很多酒間，這是特為美國人開設的。

飢餓始終還在吞食着成百的人生命。他，杉山知事無力與飢饉作鬭爭，因為在全縣共計只有二萬八千町步的可耕土地。說不定，今年的秋收可以使城中的狀況好轉。

——餓死的事件，在長崎是普通的現象，——杉山宗次郎結論說。

美國軍官站起身來並重新提醒說：

——該是喝涼啤酒的時候了。

知事請我們去參觀造船廠和水電製造場。從前製造過水雷的這個工廠，現在在生產渦輪和經濟上的各種用品：秤、刀子、叉子、鍋。

中午以後，我們進入了這個製造廠。總經理福田好人迎接着我們。指給我們看那些半被毀壞了的車間，無頂的大房屋。但是，已經聽見了機器和車床的喧噪聲：工廠在工作着。它屬於離此不遠的三菱造船廠，——造船廠在製造着各種小型船舶。

——小型的嗎？——我們反問福田氏。

——是的，——經理答道，——我想，是小型的，因為現在日本已不需要大的船艦了。而且，我並不打算爭論。在那裏支配着的也是美國人……

我們巡視工廠。經理把受到原子彈損害的車間指給我們看：這裏燒壞了四百部車床。可是其中二百部很需要的已經修理好了，並且已開始使用。現時，這裏已經有一千四百架車床在工作着。當原子彈墜落時福田曾在工廠中。他坐在管理處寫東西。當聽見如像霹靂似的，可怕的乾裂聲，而不像炸彈爆發聲之後，福田從自己的小房子中奔往外邊，看見已經火燄兇猛的各個車間和木板壞。在工廠中有一個水雷庫房。它却絲毫未被殃及和完全沒有損害。人們從各車間向外逃跑，他們身上的衣服冒着煙。他們把衣服連忙脫掉，來不及脫衣服的人，都躺在地上打滾，想把延燒着他們的火撲滅。隨後，他們站了起來，向着水塘跑去，在那裏已擁擠着成千的人。福田被窗戶的碎玻璃所輕傷。他綁住了自己的傷，並開始巡視工廠。到傍晚時候，火災已經撲滅，收拾了一整夜的屍體。他看得很清楚，人們主要是被燒死的。而被燒的人都是因為在露天的，沒有

隱蔽的地方。在車間中的人沒有遭到犧牲。福田只指給我們一個顯然是受過爆炸時氣浪損害的車間給我們看。這個車間好像是俯下或是歪側起來了，恰如輪船在大風浪中一樣。這個車間如今還是這樣在那裏站立著。經理斷言，美國人保存著這個車間，是爲的讓來到長崎的觀光者們看，原子炸彈中包含著多麼可怕的力量。

三菱的這一最大的工廠在很快的將來就會要重建起來。我們問經理，他在什麼地方取得原料，他將完成什麼定貨。

——這個我不知道，——福田說。——可是我們希望，美國會給我們金屬。無論如何，美國人應許著我們這個。那時，將把我們所製造的一切都交給美國。

——你們將製造什麼呢？——我們問。

——這個我也不知道，——經理回答，望了望兩個美國軍官。

我們不能不看見，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頭一次遇到這樣的工廠主，他投下鉅大的資本，重建工廠，可是不知道，他將從何處得到原料，他將在這個工廠中製造什麼。福田微笑着回答我們說：

——你們在日本會要碰見很多使你們驚異的事物。

福田好人氏是工程師，他畢業於帝國大學，自然，很懂得，若是不知道前途和將來的命運，



那麼一個工廠，甚至是最小工廠的重建也是不可能的。可是，現在對於這一點，他不得不緘口無言。無論如何，對於工廠的前途是保持秘密的，他，福田是沒有權利把秘密對我們公開出來的。他建議去看造船廠。

——也許在那裏，——他說，——在造船廠主人玉井清輔那裏，你們能判明引起你們興趣的問題。

我們與福田告別。

他很久的站在門旁，手中拿着帽子，俯着身鞠躬，俯身得幾乎及地，甚至日本人也認爲異乎尋常的低身鞠着躬，一直到我們的汽車離開工廠的院子時爲止。



### 三 日本海軍的隱身地

現在用車把我們載「回家」，載回那裏有我們的與外界遠隔的棲身之處的那個小山崗上去。我們請求美國人讓我們看看造船廠——因為連知事，連工廠經理都會邀請我們到那裏去。兩位軍官讓我們喝涼啤酒。至於造船廠，那嗎，他們必須請示，我們是否可以到那裏去。

就這樣，我們坐着喝了一點鐘或者兩點鐘的啤酒。我們急躁着。終於站了起來，走到院中去，再問兩位美國軍官，要什麼時候才能許可去參觀造船廠。

斯庫畢少尉回答道：

——我們在時時刻刻的等候着。

可是，又過了半點鐘。我們認為再往下等待是毫無意義的，於是我們走了；在張皇失措的英國崗兵身旁走着，下了山崗往城裏去。

在實際上，這是我在城中的第一次散步，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只是坐着美國「吉普」車，

在街上奔馳。美國人顯然不滿意我們所作的旅行。可是他們不能夠禁止我們在長崎的大街上行走。三位美國軍官寸步不離的跟着我們。我們在一家小舖前停住了，這是出賣土產紀念物的小舖，有一些什麼小匣子、木製品、蠟及其他各種玩具。我們企圖跟攤販，跟在這裏露天小食物店中相遇的碼頭搬運伙談話。他介紹我們和一個水手認識，我們也就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美國軍官們向我們叫喊道：「不行！」現在我們已不理睬這個了，並且邀請他們就坐。他們終於不敢同我們坐在一起，好像崗兵一樣站在桌子的週圍。

一個中年水手中川，他剛到正準備開往上海的那隻輪船上工作。這以前，他在巡洋艦上服務了幾乎二十五年。

——巡洋艦上你的一切朋友都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問他。

——他們大家，也和我一樣，都轉到商船上去了。

——很願意用你們嗎？

——自然，——中川回答說，——因為日本海軍的水



手，都是有經驗的人。

——這就是說，商船艦隊便是現時日本保存海軍優秀幹部的那個地方嗎？——我們說着。

——我想，我們往後再不打仗了，——中川回答我們。

——你以為，這個只是依靠着你來決定嗎？

——自然，我想，不只是依靠着我，可是，多少也依靠着我。

我們從桌旁站起來了。日本人向着我們的身影很久的鞠躬。於是我轉過身去，並且也按照日本規矩，把雙手放到膝蓋上，向他們鞠躬三次，他們跟在我們後邊直到小胡同的盡頭處，他們祝我們一路平安。

我們這樣在城裏遊逛到傍晚。他們催促我們：對於美國人說來是很神聖的午餐時間來到了。而且布列德里少尉總是提醒着說：「是該喝涼啤酒的時候了，」他是啤酒的大愛好者。我們回到我們的小房中。我們請求許可我們晚間到海港的飯店，戲院或者電影院去。可是美國人總是定而不移的回答說：「不行！」

——你們想看電影嗎？——斯庫畢少尉說。——喂！這一切我們馬上就可辦到。運來了一部輕便電影機和六部電影片子。一整晚給我們映演着這些片子。這是尋常的美國影片，在這些片子中，強盜和搜捕他們的刑事偵緝被捧到了神聖的地位。

很久以來就使我驚詫，美國電影業對罪犯給予這樣多的注意。常常使人覺得，美國電影業爲自己定出的目標是暗示青年，成功的強盜行徑便是他們光榮的極峯和仕途的王冠。它正在世界的一切銀幕上這般詳細的，具有創造的多樣性的表現着這種強盜行徑。我豫知會要遭到反對。人們會把這樣一些影片，比如「大華爾茲樂」，「鼠與人」，「曼赫吞的傳說」給我看，並提起詹森·福特或者亨利·金所寫的電影。可是，好萊塢一年只出十來部這樣的影片，而我們在長崎小房中所看見的那類影片却有五百部。在日本、中國、菲律賓羣島，在美國本國，——在好萊塢所侵入的地方，到處的一切電影院中都上演着這些影片。

我們坐在一間黑暗小屋中的長沙發上，一部小小電影機在我們後邊響着，而在銀幕上則出現着殺人放火的強盜，響着槍聲並展開令人心裂的悲劇，在這一切之後，人並不會成爲更高尚、更誠實，或者更尊貴的，而是使他也想去動動手槍。有時很想向着美國演員、美術家和導演們大聲疾呼：「你們把自己的天才用到什麼上去了呀？」

時間已經很晚，我們睡覺去了。美國軍官們住在鄰室，隔着薄薄的牆壁。顯然的，他們認爲，甚至就是在夜間也不可能，或者沒有權離開我們。大清早，我們剛剛醒來，他們就已出現在我們的屋子裏。

#### 四 長崎所見

清早，我們重又提醒自己的讓我們去看造船廠的請求。

馬克洛少尉聲明：

——這辦不到：那裏，現在是軍工廠。

——你說，是軍工廠嗎？——我們重複的問道。——難道在日本還有軍工廠嗎？

——不是，——馬克洛回答說，——這是美國的軍工廠，而在長崎的三菱造船廠是不能讓你們看的。

——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答稱，——只好這樣罷了。可是，必須對你說，這是聾人

聽聞的消息：美國人在日本有軍工廠。只是在長崎呢，或者是在日本全國的一切城市裏都有呢？

——我不知道，我們告訴你們的只是我所能知道的。也許，我甚至於向你們說得比需要說的

還多些。

——這樣說來，長崎三菱造船廠是屬於美國人的，它在製造着軍艦，——我作出結論。——可是，我們能看到的只是甚麼呢？我們能不能到一個什麼日本的鄉村裏去呢？

馬克洛少尉走了，過半小時他回來說：

——不能去，你們不能到鄉下去，你們不能離開長崎。

——爲什麼不能到鄉村中去呢？那裏也有軍事建築物嗎？——我們問。

——我不知道，——馬克洛答道，——他們絲毫沒有向我說到這一點，可是，我想，全部問題都是在你們要經過的那條道路上。在這條路附近，在海岸上，正建築着大的航空基地，很顯然，是不願意你們看見它。

——這一來，我們還有什麼可作呢？——我們問。

——也許，我們可以離開長崎了嗎？

現在斯庫畢少尉插言了。他提醒說，我們必須在長崎停留三天——不能多，而且也不能少。因此，在規定的限





期之前，我們不能從這裏走開。

——那麼，我們就坐日本火車走。這個你不能禁止我們。

——我必須禁止你們這樣作。你們不要作這個，——斯庫畢回答。

——是，然而我們在這裏作什麼呢？難道又看電影嗎？這個我們在東京，甚至連在莫斯科也都可以辦到呀！

馬克洛少尉提議到城裏去。

——也許，你們能把海港，或者停泊在碼頭上的日本輪船給我們看一看嗎？——我們問他說。

——不，連海港我也不能讓你們看，因為，如今這已是美軍的軍港——美國海軍基地了。至於我不能讓你們到日本輪船上去，是因為那裏爆發了虎烈拉傳染病。

於是，我們唯一可作的便是，——再坐上美國「吉普」車遊覽長崎。我們在狹隘的街道上走了很久，汽車以瘋狂的速度行進，駭得小孩、攤販、行人和洋車夫直躲。最後，我們請求把車開往長崎新聞報社去。

我們走上三層樓去。主筆綿貫接見我們。他說，最近一年以前，長崎共有四家報社。現時，它們已併成一家「長崎新聞報」。可是，綿貫推測，在最近將來，有兩家報紙又要分離出去，並

開始其獨立生活。這就是「佐世保軍港」報和「島原新聞」報。前者屬於最大的商人兼汽船會社老關水野所有，而後者則屬於出口商「大王」清水所有。這兩種新報紙主要的將是為各汽船會社服務，它們是為海員發行的。

——可以認為，——我們問，——這兩種報紙之出版是同軍港和長崎各汽船會社的復活相聯繫着的嗎？

——大概是的，——總貫回答說。

我們企圖由主筆口中弄清我們在城中遊覽時未能判明的那些問題。

總貫通知說，城裏有一個極大的海員協會。這個協會擴大了五倍，因為，現在海軍水兵都已轉到商船艦隊去了。

我們回憶起了在小飯灘中同一個海員的談話。在他的述說裏邊有重要的真理。日本海軍的水兵都轉到了商船艦隊上去服務，為的是把他們保存起來以供將來的需要。我們問主筆，關於日本的未來，他想些什麼。

總貫搖頭，並且承認，未來還在五里霧中，他絲毫也不能豫想，他也看不見日本能沿着它走向未來去的那種道路。

——人民想要什麼呢？——我們問。

——人民想要自由與和平，——綿貫回答着，並望着美國軍官。

——他們現在得到了什麼呢？

綿貫承認，這對於他是很困難的問題。

——或許可以告訴你們一點什麼關於報紙，關於編輯部的情形，讓你們看一看印刷工廠嗎？

——他提議。

在參觀過報社的三層樓房以後，我們向綿貫問及關於長崎國會議員的種種。他答稱，六個國會議員之中，五個是代表自由黨的，一個是長崎最人的銀行家，他是進步黨的黨員。所有五個自由黨員都是長崎著名的帝國官吏，在戰時，他們擔任過最顯要的職務。

——是的，——綿貫作出結論說，——毫無改變！

——你怎樣想，這六個議員能不能在國會中堅持你剛才所說的那些人民的願望，就是說，自由與和平呢？

綿貫微笑着說：

——我沒有想過這一點，再則我確實不知道，也許，他們能夠。

可是，我們互相了解，雖然綿貫並不屬於日本進步記者之列。

——在投下原子彈那天，報紙出版了沒有呢？——我們問他。

——沒有，——綿貫回答道，——報紙只是第二天才出來。

——請讓我們看看，那一期上面登載的是些什麼。

綿貫取出一份合訂本，把原子彈爆炸次日出版的那一期報紙翻開給我們看。在這一期報紙上，我們只看見以下一則關於原子彈的消息：

「南方總部，八日，晨十一時，敵人投下了新炸彈，據我們的意見，犧牲並不大。」

在這個報紙上再也找不到關於原子彈的一字半句了。而這個報紙是在長崎刊行的，換句話說，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城市裏刊行的，人們說，在這個城市中所發生的爆炸會迫使日本人民開始思索，並在三條遠東戰線上的蘇軍兵士加入戰鬥之前便投降了。

我們向綿貫君告別。他把報紙合訂本，其中也有原子彈爆炸次日出版的那一期，交給我們，作為贈品。我們又坐上美國的「吉普」車，而且布列德里少尉又提醒說：「該是喝涼啤酒的時候了。」

現在，我們同意了：啤酒就啤酒好了，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回去了，午飯吃了很久很久。我們自己也不着急了：我們知道，在長崎，什麼地方也不會讓我們去，而且也不企圖從官樣的叫做懇懇招待那種對我們是意外的「家庭禁閉」中掙扎出去了。可是，我們仍然從桌旁站了起來，並問道：

——眼，現在我們作什麼呢？

未失夫幽默的斯庫畢少尉答道：

——我們大家來想想吧！

於是，我們散坐在陳設絕無日本風味的圓形的客廳中，開始想着。默不一語的坐着，吸着美國雪茄和俄國帶嘴香烟，有時交換着一些空洞的、簡短的語句。

終於，我們站了起來，又往城裏走去。美國人隨在我們後邊。他們邀請我們到酒間去，那裏是只許美國人去的。

還在遠遠的地方，我們就看見了一座點綴着日本式小巧燈籠的小房子，從洞開的窗戶中傳出陣陣的交響樂隊的樂曲。我們走上二層樓去。在入口處站着一個G.I.兵士。在寬敞大廳的壁下是些長椅子，上邊坐着一些穿西裝和日本和服的女郎。把我們介紹給酒間的女主人。這是一個大阪的女優。她到此地來是爲的給美國兵士尋找一點什麼開心：因爲他們是多麼的寂寞呀。坐在長凳上那些女郎是酒間中經常的舞女，她們必須陪着到此地來的美國兵士或軍官跳舞。

——只是跳舞，——女主人着重地指出說。每伴舞一回，女郎就從美國人手中領得一張舞券，這是他在入門時買的。一夜能得到三十張舞券的，便被認爲是好的舞女。因爲，這樣一來她便證明，美國人喜歡她，比請別的舞女更多的請她伴舞。有的舞女一整晚坐在長凳上無聊的等待

着，是不是會有什麼人會請她們去伴舞。

我們問女郎們，在到酒間來以前，她們都是作什麼的。其中一個回答說，曾在大阪讀書，在大學文科第三年級。另外一個是剛在中學畢業，找不到工作。什麼工作也沒有！第三個曾在工廠中幹活，可是，現在那裏的婦女通通都被男子代替了，於是她也因之迫不得已的去了職。

——怎麼樣，你們在這裏很快活嗎？——我們問。

他們低聲的答道：

——唉，有什麼辦法，只好快樂一下，——這個年頭。

女郎們已經學會了十來個英國字，爲的是在跳舞時勉強回答美國人對她們的慇懃或者玩笑，穿着白色衣服的，還完全是小孩的侍者端着托盤在大廳中跑來跑去。他捧給客人一小杯一小杯的涼啤酒；美國人請同他們跳舞的那些女郎喝，這個被認爲是對女人獻慇懃的極峯，而且在這種場合，舞女總是深而且久的鞠躬以感謝自己的對手。這樣一直繼續到夜間十一點。隨後，K. P. 兵士按電鈴，熄燈，所有的人都必須離開酒間。

我們坐在大廳中看着跳舞。這是尋常的爵士樂，枯燥而不能引人注意。不能不使我們奇怪的是，爲什麼美國軍官在這種舞場和酒間中消磨去如此多的光陰。關於這點，我們問過同我們一道來此的美國軍官們。

——我們在美國也是這樣的尋樂，——他們回答。——在美國，豪華時髦的飯店，優美卓越的娛樂場所只是給旅行家看的，可是，中等的美國人是永遠也到不了那些地方去的。我們通常總是在電影院中，在類似的跳舞場或酒間裏混時光，所不同的只是，在那裏跳舞的不是日本女人，而是美國女郎。在那裏要舒暢一些，——少對作着這樣的結論。

我們步行回去，夜間的城市照得通明。直到深夜日本人都還在作生意。在各種小店舖裏，你總可以買到日本女人穿的和服，或者與原子彈有關聯的什麼紀念物，你可以吃一大盤湯或喝酒。在連美國「吉普」車也開不過去的狹隘小巷中，在房檐下的便道上橫躺臥着無家可歸的人們。他們在白天曬得熾熱的石頭上睡着，把裝着自己全部可憐家產的袋子枕在頭下。遇着一些乞丐，他們在遠遠的便伸出雙手，得到五十錢日金之後，便跪在地下叩首，這樣繼續到我們的影子看不見了為止。

我們來到了廟裏。僧人向我們解釋，這是佛教的廟宇，日本人在睡覺前來到這裏禱告神佛。我們看見，三個女人急步走向一個大香爐跟前，用一圓日金買了十支線香，在就地點着，跪在地下，口中唸了幾句短短的新禱詞。隨後，她們站起身來，並同樣迅速的走向出口去。

有幾個香客滯留在神社近旁的花園中，在那裏的每一棵樹木和每一個灌木叢都被認為是神聖的。他們隨身帶來一些小小的紙條，在上面用方塊字寫着他們對神佛的願望和祈求。在神社入口

附近的地方，他們用細線把這種紙條繫在聖樹的枝條上邊。在這些聖樹前跑一兩分鐘以後便走了，他們懷着種種夢想，用方塊字寫就的對神佛的奏文，在諸神正睡覺的時候，在一夜功夫，便可以到達他們的運命主宰者的手裏。那時，他們的生活也就會改變……

我問僧人：

——所有這些人，他們向神佛請求什麼呢？

——他們所請求的很多，——僧人很含渾的回答了我。

——到底是什麼呢？

——他們所請求的過餘的多，而且他們所願望的也過餘的多，因此，自然不是所有的請求都能實現，不是所有的願望神佛都能加以滿足。

——可是，到底他們希望什麼呢？幻想什麼呢？他們是不是向神佛祈求他們所沒有的宮殿或者無窮的財富呢？

僧人略加思索以後回答道：

——我不能偷看這些上致神佛的神聖的奏文。

可是，花園中的更夫却知道這些秘密。

——他們請求，——他冷笑一聲說，——每星期不是給他們一塊，而是兩塊魚，並且每月給



他們一次大米，縱然不是上等的也行，可是不要揀上草和青菜之類的東西。

——他們很久以來就在向神佛祈禱這些偉大福祿嗎？

——是的，——更夫答稱，——還在戰爭剛開始的日子，他們便這樣祈禱着。

我們同美國人一起回往小房中，這是我們要在那裏度過在長崎的最後一夜的地方。我們又從貧困的、饑餓的、封建的日本來到了美國。

他們提議讓我們看「螺旋梯」影片，有什麼辦法呢？無處可去。

他們豫告我們：這是美國的新的「戰鬥影片」。它在軍隊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誠然，神經衰弱的人經受不住；他們通常總是當電影演至一半時便退場。可是，這幾個美國人相信，他們的神經是堅強的。是啊，我們會要看到頭的。

我們已置身於一個喧囂的美國城市中。一個什麼人在扼殺着青年女郎，並且無論誰也不能拯救她們。這樣繼續到第三個月了。誰也不知道，明天夜裏罪犯會要侵入誰人的家中。後來才判明這些罪惡行爲的兇手是一個青年教授。他供稱，他之所以作這個是爲了科學的目的。教授創造出了「關於美國人民的潔淨和高尚」的理論，並開始爲實現自己的「理想」而鬥爭。現在，教授已成了被告。他並向觀衆求援。他要人相信，女子是「下等的人」——歇斯特里的、多愁善病的、嬌縱妄誕的、既驕又噁的、毫無定性的、猶豫不決的——沒有權利生存，她們必須死亡。因

爲她們的兒女也會是同她們一樣的。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因爲她們很快便不愛他了。教授也企圖扼死自己的妹妹；因爲她是噁吧。一雙帶着黑手套的手已伸向這個女郎，可是正在這一瞬間，老母親沿螺旋梯爬着，並用手槍把兒子打死了。

室中燈光亮了，可是我們都茫然若失的坐在那裏。到底還不能相信，環繞着我們的是美國人。難道這部影片真是一九四六年底在美國攝製的嗎？並且它沒有引起能夠使好萊塢清醒過來的「觀衆暴動」嗎？希特勒兇惡的暗影忽然在長崎的日本式小房中閃爍了一下。奧斯溫齊姆（\*）的屍臭和麥丹涅克（\*）爐子中快要燒盡的人骨的惡臭又迫使我們不寒而慄。血淚浸透了的土地還未及乾燥，寡婦、孤兒和慈母的呻吟和哀號尚未及靜息，而褐色的催眠劑又出頭露面了。可是，美國人絲毫沒有着慌。他們彼此爭論着，教授辦得是否對？他們驚羨他的堅決和剛直。在這部影片中他們絲毫未覺出有法西斯的氣味。他們嘲笑着，並且着重指出說，他們的神經很堅強。

（\*）波蘭城市名，希特勒法西斯匪徒曾在那裏設置「死營」大批屠殺消滅被俘去的各愛好和平自由國家的軍人和手無寸鐵的居民。

（\*）同上。

## 五 巨人復活

早晨到了大阪。

這個日本第二大都市——大阪，以其喧嘩和多樣性的生活引起了我們的驚異。「你們不會看見大阪這個死的巨人了，」——還在東京時，一個美國將軍曾對我這樣說。現在我們相信了，巨人在復活着。從早晨起我們參觀過了這個城市。爲我們當嚮導人的是美國 G. G. 的一個兵士，這怎能叫人不詫異呢？向我們解釋說，他很熟悉城裏的情形，因此把陪伴我們這個榮譽而重要的勞動委托給他。現在我們是坐着六輛「吉普」車前進，雖然在實際上，有一輛就坐下了。前行的軍事警察的車子，隨後是偵探科少校的「吉普」車，他是到車站上來迎接我們的，在他後面是我們的車子，在我們後邊還有載着美國軍官的汽車。若是我們在什麼地方一停下，轉瞬間便會聚上一大堆汽車。我們明白了，這一整個儀仗兵都是爲了妨礙我們在沿途跟相遇的人進行任何開誠的談話才想出來的。

原來，這個「兵士很好的研究」在大阪的一切「美國空軍行動的成果」。他指給我們看了一些被重炸彈炸毀了的大房子，在一些被戰爭消滅了的工廠前邊停了下來，只是在遭以後，才把我們領着由幾乎沒有被損壞房屋的市中心通過。

大阪是日本實業和工業的中心。差不多首都的一切大報在這裏都有分館。正是在這個城市裏我們才頭一次感覺到，在潰敗日期被虛說侵襲的斷斷資本的日本得到了什麼人的支援以後，現時似乎又在躊躇欲試。各大百貨商店已經在營業。各大小工廠正在經歷着進入世界市場之前的所謂準備時期。在雄偉的和現代化的各日本銀行近旁排滿了豪華舒適的汽車。旅館正在整頓着。在三井、三菱和住友的會客廳中（在那些地方曾決定過日本的命運）正等候着從美國來的貴賓。工廠煙突的黑煙在城市上空騰起。



## 六 財閥王國

現在，我想向讀者諸君介紹一下龐大的「財閥王國」。被稱爲「財閥」的那些人擁有日本的一切財富、工業和實際權力。「財閥」這個名詞的正確譯意便是金融集團。還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便出現了四個封建家族——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他們得到國家的幫助和宮庭的全力支持，很快就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壟斷。最著名的財閥歷史研究家——豐原一郎——把財閥叫作是在封建條件之下發展起來的壟斷資本。奴隸的賤價勞動促成了財閥的致富。半世紀中日本在中國和滿洲所進行過的歷次侵略戰爭已向全世界表示，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是用什麼方法在鞏固着自己的力量。

——現在，財閥都在幹些什麼呢？——我問一個著名經濟學家中濱宇造，他是很接近三菱家族的人。

我們坐在一個大客廳中，它的陳設是日本式的，或者更正確點說，毫無陳設的，因爲在那裏

既無任何傢具，也無任何東西。只是在客廳隅角的小漆黑桌子上放着我們的帽子，而在雪白的牆壁上則散置着一些簡素刺繡的扁平枕頭。也就是這些枕頭給我們當了軟墊椅子。主人在很小的酒杯中呷了一口溫熱的日本酒，並回答道：

——有三個人——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曾致力日本的統一，但是只在德川家康的時候才達到目的。有一個人很恰當的寫了一首關於郭公鳥的寓言詩來把這三個人的性格作了一個比較。郭公鳥是無論怎樣也不能開始歌唱的。織田信長說：「若是郭公鳥不唱歌，就殺死它吧！」豐臣秀吉却說：「若是郭公鳥不唱歌，就強迫他唱吧！」而德川家康則提議說：「若是郭公鳥不唱歌，那就等着吧，它總會要唱起來的！」財閥現在是走的德川家康的道路——他們在等待着。

第二日，把三井家族的族規交给了我。這一族規是在一千九百年通過的，並至今仍然有效。我把它幾乎毫不改變的逐句引證出來，因為它能幫助了解財閥在日本現代經



濟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三井族的範圍只限於下列十一家，即：三井八郎右衛門、三井元之助、三井源右衛門、三井高保、三井八郎次郎、三井三郎助、三井復太郎、三井守之助、三井武之助、三井養之助、三井得右衛門；本族人員必須遵守祖宗遺訓，彼此親睦，增進自己知識，努力鞏固自己的家庭。各族員的全部個人的、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生活須在宗族會議上討論和批准；各族員必須遵照特定規章經營企業和商會，依次了解每一族員的狀況並報告宗族會議。如遇族員中有從事或擬從事冒險行為者時，須儘快召開宗族會議；宗族會議，由上述三井十一個家族的家長組成。會議的總裁由本宗族中央家庭的家長充任。會議每月舉行一次。在會議上討論和決定下列問題：三井族中的繼承、結婚或離婚；利潤分配、財產處分、各種準備金之使用、個別商會及工廠的裁出；豫備基金之監督、公共財產的支配；全族各家豫算的詳細討論。本族一切會議均屬秘密。會議秘書處為宗族會議執行機關。秘書處執行本族所認為必須的一切事務；三井族族員中任何人的婚姻均必須得有宗族會議的許可。關於過繼、繼承和個人財產諸問題也用同樣手續討論和解決。一切基金分為以下各類：普通基金、豫備基金、消費基金和後代基金；族員破壞族規時適用各種懲罰。倘若日本的國家制度因為某種原因發生變更時，族規可加改變，但必須完全保存三井偉大宗族的各種原則。」

這種族規直至現時仍然有效。顯然的，三井家族認為，在日本的國家制度中並未發生任何變更。三菱家族、住友家族以及在日本被稱為財閥的和在自己手中繼續掌握着和監督着銀行、礦山、工廠、森林、土地以及日本全部資源的一切公司也都有這樣的規程。現在大家把「旭日之國」叫作「財閥王國」這並非偶然的。

在實際上，直到現在為止，財閥仍然處於他們以前的戰略地位上。凡不是按照東京和大阪被破壞了的大街，凡不是按照廣島和長崎被燒毀的市區，凡不是按照美國嚮導人以特別的熱心向前來訪問的人所指示的那一切外表的徵候，而是依照更深刻的和更嚴重的因素來研究日本的那些人，都會相信，在「財閥王國」中毫無改變，日本迄今仍擁有現代的工業機器，這種機器在半世紀以來，曾七次成了日本侵略的原因和工具。而這種機器始終邊緊握在準備了和發動了侵略的那些人的手中——緊握在財閥的手中。現在他們懷抱期望的，瞻顧將來：他們已渡過了最緊急的時期，並已走上了復活之途。

雖然大家都知道，是財閥準備了和進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裕仁天皇却把史冊作「日本聖戰」；東條和荒木都不過是他們思想上的同志罷了，發了戰爭財的，首先是三井和三菱、住友和安田以及還有廿家所謂「新財閥」。在緊接戰前的五年中，財閥的資本增加了兩倍，而在戰爭的五年中，這種資本已增加到了十倍。三百六十家新工廠都會供給了這種巨大的和對於財閥十分



有利的「人肉粉碎機」以食料；它們把大砲、砲彈、炸彈、飛機投向戰場。而受到三井、三菱和大倉財政接濟的「昭和商事株式會社」却把日本的全部對外貿易把握在自己手中直到戰爭的最後時日為止。

財閥在他們的全部歷史中都得到了日皇的全力支持。而他們對於天皇也是知恩必報。皇室也成了最大的財閥。天皇會將自己的資本投於橫濱「正金銀行」、日本興業銀行、北海道拓殖銀行、三菱銀行、台灣製糖銀行和郵船會社。這一來，裕仁天皇便是日本有價證券的最大的持有者。天皇在戰前會擁有數百萬町步土地。這些土地都是以前由人民手中沒收來的，而在十九世紀末葉便轉入了皇室之手。在滿洲事變景氣的年份，裕仁將自己土地賣去了三分之一，並以所得的錢購買有價證券。

在美國人還沒有吝惜自己各種堂皇宣言的時日，在日本的一切人都會覺得，財閥的末日行將到臨了。甚至還從芝加哥將柯魯英·艾德瓦爾博士請了來；他懷抱着偉大目的來到東京，即請求給予四大家族公司和甘家「新財閥」以致命打擊的辦法。這將會是同時對日本的封建和軍國主義基礎的打擊。可是艾德瓦爾的方案只是在麥克阿瑟總部中引起了激動。麥克阿瑟聲明說，「不能毀壞日本實業的傳統。」這個似乎是「會妨礙日本經濟的復興，拖延社會緊張的時期，招致吉田內閣的動搖」。很快就從監獄中放出了理研會社的首腦，所謂新財閥——清玉大河內正敏，而

三井封君——藤原銀次郎和池田正彬——的「家庭禁制」曾被稱為「可悲的衝突」。會蔓延日本真正君王中的恐懼已經過去了，而且他們有根據認為，他們的「黃金時代」已在開始到來。

爲要安慰日本人民，或者更正確的說，爲了欺騙他們，美國人會委託吉田內閣建立一個肅清財閥委員會。吉田委任了笹山忠夫爲這個委員會的主席。他是日本興業銀行，即在一九〇二年創立起來接濟財閥金融的國策銀行的總裁。在這一事業中幫助笹山的應該是這一委員會的委員——日本信託銀行總裁，並與三菱家族有聯系的車谷馬太郎，最大的洋灰和煉瓦會社的經理——森廣藏，終生與三井家族相聯系的小島五郎和野田岩次郎。他們都是對於不願意打擊「財閥王國」的那些人的最好顧問。

三井「諸王」中之一的永島雄治，顯然很明白這一點，他曾這樣說過：

——人們向我保證，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都認爲三井是很大的不好的巨人。我知道，三井並不是怎樣的不好，但是，別人永遠不會相信這一點的。我想，倘若三井家族消逝了，那會要更好一些。

麥克阿瑟總部顯然也估計到了這一點，所以毫不吝惜「取消財閥」的諾言。現時，美國人正在尋求「財閥自己消滅」的最好方法，這種方法會使在日本普通人中間發生三井和三菱「王國末日」的幻覺。可是，同時又正在採取着辦法以保存日本的「實業傳統」；正是爲了這個，才把

財閥的命運轉交給與他們緊密勾結着的人之手。

在日本和德國經濟的和政治的命運中有一些什麼樣的共通點。如衆所知，一八四八年的露爾與風暴未能將德國的封建主義消滅掉，而一八六七年的明治維新則保存住了日本的封建基礎。

德國帶着自己的貴族地主進入二十世紀，而日本則帶着自己的武士道傳統進入二十世紀。在這兩個國家中都發生了大的康采命，它們會統治全部的經濟生活：德國的克虜伯和「法本工業」，日本的三井和三菱。在十九世紀中，三井家族在明治維新時代給予了天皇以財政上的幫助，收服諸藩的首領，並消滅了幕府政權的殘餘。他們把十五歲的睦仁捧上皇位，他在死後便被稱為明治。

對皇室的投资原來是相互有利的。三井家族獲得了探礦、租借地、森林和開工廠的權利。日本的全部經濟資源都變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壟斷財產。在維新後七十五年以來，即在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時代，日本皇室已經變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皇朝，它擁有三井——三菱的股票。在麥克阿瑟用盡一切力量來保存天皇權力的時候，他便也在鞏固着財閥的整個體系。

但我們還是回到德國與日本之間的類比這個問題上來吧。一八七〇年克虜伯家族給威廉一世建立起了武裝，一九一四年，克虜伯又對威廉二世作了同樣的效勞。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以後，克虜伯「法本工業」都保存住了自己的勢力。也如日本在一九四七年一樣，德國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發生了經濟危機。美國也幫助了克虜伯，並且幫助了全體德國財閥鞏固他們的康采命。

銀行和各種經濟組織。對此幫助努力要對美國報恩的克虜伯和「法本工業」捧出了希特勒來，爲的是繼續威廉沒有完成的那種鬭爭，換言之，就是重新瓜分世界的鬭爭，因此，被戰爭削弱了的德國很快又變成了武裝的強國，希特勒却利用了英美的錯誤，把世界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籠中。

可是，過去的事似乎並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而且它的悲慘的教訓並不能使誰清醒過來。在日本的美國人一九四七年正是走着一九一八年後他們在德國所走過的那條道路。麥克阿瑟總部關於肅清財閥的憤怒要求已經聽不到了。代替此種憤怒要求的出現了一個消息說，「麥克阿瑟總部已經許可三菱公司由三菱銀行取出四十四萬萬三千九百萬圓日金借款作爲復興名古屋各工廠之用。」亨利·福特對於橫濱的汽車工廠表現着特別的興趣。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想起來了，日本電氣工業需要很大的幫助——提議給予宅以貸款和科學顧問。好萊塢却已經在支援着「東方」電影公司，並在日本建築着五百所電影院，爲的壟斷的放映美國影片。

這樣一來，麥克阿瑟將軍一隻手在簽署着關於肅清財閥的某種文件，而另一隻手却在給予這些財閥以實際的援助以擴大他們的勢力範圍並鞏固他們的經濟能力。

是的，很顯然，他們的黃金時代已經到臨，並且他們認爲，「郭公島開口唱歌」的時候總會要等到的。誰能知道，說不定在這以後，財閥「帝王們」又會要記起日本本島上人口過剩，生命

線，殖民地等等來。並且會又把千百萬普通人拿去送死……



## 七 「日美友誼」真髓何在？

在「財閥王國」中暫時並未放過時間。他們對於侵略或者大東亞還在默而不言。他們甚至想忘却在世界市場上與美國出口商的艱苦搏戰。如今他們奉承着關於「實業傳統」的意旨。似乎，無論炸彈、無論戰爭、無論破產都不能破壞這些傳統一權。

美國人威脅財閥的「可怕時期」已經過去了。

現在產生了關於「豐富的美國靈魂」、關於「日本精神的祕密」以及關於「新的美國時代」各種理論。三井和三菱的巨頭們已在各種宴會上說服了自己的朋友們，日本的封建靈魂只會因為與美國的友誼而豐富起來，如安藤明這樣的富裕的實業俱樂部（這是財閥爲了在必要時擺說他並且甚至把他送進監獄去而最喜歡標榜的人中間之一個）——這個俱樂部無論在東京，無論在大阪都已成了「日美友誼」的中心。

在有些較參加的晚會上安排着各種茶會。由歌舞伎戲院聘請到這裏來的人，表演相撲、柔道

和比劍。日本文化的這些成就就是用似乎屬於各朝日本殿下的成千古劍、屬於博物館珍品的扇子及和服、千萬公尺的綾羅綢緞來作陪襯的。這一切都被稱為「方物」，並當作神祕的「日本靈魂」的贈品運回了美國去。

美國人很樂意到別墅打高爾夫球和行獵，並觀察戰敗人民的女兒在熱海和伊東的「裸體人浴典禮」。

日美友誼的「偶像」已達到登峯造極的境地。

在各大學俱樂部裏美國人跟在美國研究過英語的日本人一起回憶起了布林斯登、哥倫布、密芝根和哈爾瓦爾德的良好時代。有人甚至把報上的佈告給我看過，在這些佈告中充滿着對日本人的號召，要他們在跳舞場和酒間中爲寂寞的美國人開心。顯然，這一切都是爲了使人相信這個所謂的「人民民主陣線」。

財閥把他們軍事利潤中之九牛一毛投向「日美友誼」的祭壇上。而且他們也不會吝惜一個「甚至在住友銀行的正式報告中也有這樣一項——「娛樂費」。但





是，這些枯槁的、冷淡的銀行數字說明着他們的一種打算，即娛樂會給康宋命老闆們帶來利潤。

因此，美國人在各種宴會上把日本人稱爲「我們的善良友人」，也就毫無什麼可怪的了。在按照日本風調裝飾起來的各種大廳中，在滿盛戰前製造美酒的珍貴玻璃杯的叮叮聲下交換過了甜言蜜語的慇懃，並且非止一次的發現了「互相諒解」。往往的，在日本傳統的茶館「八寶火鍋」與點心之間，在宴會上說到這樣一個簡單的，然而却富有表現力的名詞——「實業」。

美國軍官在戰前都是實業家，所以他們善於了解實業的語言。在日本也有這樣的美國軍官，他們在戰前會是各種美國公司在太平洋諸島上的代理人。這些人在日本有自己的朋友和希望；他們懂得，在美國現時不會有「甜包子」等待着他們。以前的代理人們不反對在這個「順利可能」的國度裏伸入實業的根。這樣的美國人只是期待着財閥由開心轉向實業和頗有希望的那種幸福日子的好到來。

滅亡的可怕幽靈再也不在財閥的黃金宮殿中騷擾了——它宛如遠處的風暴一般奔馳而過。在這裏只不過引起微波盪漾罷了。

我曾想要到大阪三菱公司的冶金工廠中去一趟，可是美國人沒有讓我去；因爲五金大王已經在那裏享受着「日美友誼」的成果。我請求讓我看看神戶的川崎造船廠，可是，在這裏美國人也找到了藉口加以拒絕：有可能，這個造船廠將要歸美國所有。

他們請求我們鑒賞各種空地曠場——意思是說，眼請看呀！美國航空隊是怎樣活躍過關，它對付日本窮人的紙糊屋子是多麼的勝任愉快啊！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們才去到了「鐘紡」紡織工廠，它聯合着大阪、神戶和東京的棉織工廠。這是日本最老和最大企業之一個。戰前，「鐘紡」的廉價布匹在世界市場上與美國和英國的紡織物進行了順利的競爭。這個雄大的紡織社會使所有棉織收商人受到了不少的麻煩。

「鐘紡」工廠的老闆倉知四郎在一間宏敞豪華的辦公室接待我們。祕書低低的頹着躬給他捧來了牙盤子，主人剛剛用過午餐。這是一個矮小碩胖長着法國式鬚鬚的人，他快活而精神；他懶洋洋的、微帶冷笑的同我們交談着。總而言之，他引起的印象，是他們的事情正在順利的進行着。他與長崎三菱公司各工廠的老闆不同，他沒有把自己光輝燦爛的前程向我們隱匿起來。他甚至很誇耀的把用最新技術建築起來的他自己的工廠指示給我們看。

倉知似乎已不想同任何人競爭了：人們需要布匹，於是他便去援助他們。他爲這點會與美國各紡織公司簽訂合同，——啊，看吧，在美國有他的許多老朋友呀！這都是些顯要和實業界的人物。他們給他棉花，而他却向他們宣誓，只用他們的棉花出布匹。倉知甚至將供給「鐘紡」工廠棉花的壟斷權也轉讓給他了。他必須把他所有各工廠中製成的一切織物都運到美國去以作爲交換。連最後的一公尺也必須廉價運往美國。倉知承認，對於他，這是唯一的出路；否則便會不

得不關閉工廠，宣佈會社的死刑，而這個會社已經創立半世紀了。它的名聲曾經傳遍，而且也在傳遍遼東的一切國家中。誠然，在戰前他有過十萬工人，而現今只有七萬五千人，可是各工廠部正在逐漸擴充，或者更正謬點說，在復興着。「鐘紡」工廠已經由美國領到了七萬俄棉花（一俄等於四百磅）。使他不安的只是價錢，可是他到底總希望着，不致賠本。

——我是實事求是的人，——會知在結論中說，——所以很懂得，是美國人來到了日本，而不是相反。

在大阪「鐘紡」工廠的車間裏我們才相信，「鐘紡」的事業真是進行得很順利。他的精神爽快是有根據的。在洗祖布的大槽跟前，在接線的紡錘跟前，在織布機跟前，在分類車間裏——我們到處都只見見婦女和兒童。在「鐘紡」各廠中，到現在為止，婦女按法律只能領男子一半的工資；每月二百四十圓日金。兒童領婦女工資四分之一的工資，即每月六十圓日金。陪我們參觀的工廠經理岡田斷言，所有這些小孩都不下十八歲，可是我們不費吹灰之力便判明了，我們看見過的那數千擔任繁重工作的兒童中，最大的也不過十五歲。我們也遇見過十歲的和十二歲的兒童。

他們是怎樣到這裏來的呢？爲什麼兒童始終還在供財閥們發財呢？近數十年來，世界會不止一次因爲日本工廠中那些封建的和中世紀的勞動條件而忿怒過。而今美國人却把這個當作「日本

心理的神祕」。似乎他們不這樣便不能活下去——似乎日本人的兒童已經習慣了勞作。可是，兒童從八歲起便到工廠裏去並不是他們愛會知，也不是因為他們習慣了。這些孩子是乾脆的被出賣給會知十年。會知不願意這樣粗魯的把這個叫作「購買」，因為他跟他們的親屬簽訂了「合同」。他們心甘情願的在這種合同上畫了押。誰也沒有強迫他們。誰也沒有。在這裏只有一種力量——飢餓，可是，會知關於這一點却默而不言。

利用兒童勞動的「紡紗」會社在戰前能够容易的與任何美國或英國公司競爭，並且能够在現時把它的廉價織物運往美國。不，會知四郎不致於破產的。他不致提襟見肘。「是的，或許這樣，」——他承認說。因為，賤價勞動是可以征服世界的呀！

——你們的日子過得怎樣？——我們問兒童們。

他們一大羣人圍住我們，爭先搶後回答道：

——我們什麼也不能告訴你們。可是，你們晚上到那裏去，——他們指着那座矮矮的細長的房子，會知在那裏給他們設備下了住宿處。

布列德里少尉很偏促不安，他甚至於問經理道：

——你怎麼竟這樣辦呢？

可是，他的朋友——斯庫畢少尉——安慰他道：

——難道你是頭一次看見這個嗎？你還不知道，在日本，到處都是這樣嗎，少尉？

現在，美國人也發生興趣了。他們也看看一看，這些站在水深及膝的槽子中翻動着粗布的男孩和少女是怎麼的生活着。

領着我們往那些幾乎佔有整條街的木板房中去。舍監在入口處迎着我们。木板房被活隔欄——障子分開，形成五公尺寬和六公尺長的一些房間。房間的地板是用塔塔密——蓆子鋪起來的。房內再沒有什麼了。估計到日本人完全不用傢具陳設，也還是要使你驚異，這裏的少女和兒童甚至於就日本人觀點說來所必不可少的東西也沒有。他們就連和服也沒有，因為他們勞動才不過三年。倘若他們就是有錢，他們也並不打算購買和服；再則在鄉村中的全家都在挨餓並等待救濟。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富樫這樣的討論着。

在每間屋裏住着廿五個少女。她們也和一切日本人一樣，睡在地板上。可是沒有褥子，而是披此緊挨着，乾脆睡在蓆子上邊。小枕頭和她們穿着睡覺的棉和服，是由工廠發給的。小孩睡在那鋪在蓆子上的又寬又薄的氈子上面。他們既沒有被子，也沒有襯衣。他們認為，過十年光景，這一切都是會有的。他們暫時是靠着希望過活着的。

早晨五點鐘就讓工人起床。他們在到工廠去以前把和服拭刷乾淨，交給舍監（這是他們的太上管理人），收拾自己的房間，去領取一小盤稀薄的海帶湯，這是發給他們作一天食用的。大米

——自然不是上等的，甚至也不是二等的，因為好米總是交納給地主或者寺院僧侶，——他們每週只領一次。勞作日由早晨六點鐘開始。到傍晚，工人重又聚會在自己的木板房中；疲憊的，默然不語的他們躺在地板上。舍監有時允許他們離開工廠的院子。這個通常是一兩星期一次。於是他們去到最近的公園裏，或者簡直到有電影院的大街上去。在那裏映演的主要是美國影片，可是少女們觀賞的只是陳列室中的那些照片。她們不能去看電影；一張入門券兩個日金，——這對她們是過於昂貴了。

少女們幻想着一些什麼好的日子。這種日子總有一天會要到來！人們不能夠長久這樣生活着。——而這有些什麼樣的好日子呢？——我問。

——她們一下回答不上來。她們須要想一想，好日子將是怎麼樣的。可是她們大家終於都認為，最幸福的日子會要是在工作之暇的時候許可她們愛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願意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並且在一年中掙得那怕是足夠買一件簡單的布衣服的钱。最後，幸福的福峯便是一塊魚，縱然不是每天，一星期一塊也行，還有去看電影的可能。「看吧，大概，全在這裏了。」是啊，她們再也不想別的了。誠然，她們很少相信，這樣的時辰會要到來，可是，無論誰也不能剝奪她們希望的權利。

我四下環顧，並在黃昏的薄暗中看見沉默起來了的美國軍官。他們也在傾聽着「織紡」工廠

少女們的話。他們微微有點驚訝。引起了我不這樣的印象，就是他們自己也是頭一次才知道日本是這樣一個國度，雖然他們在那裏已住到幾乎一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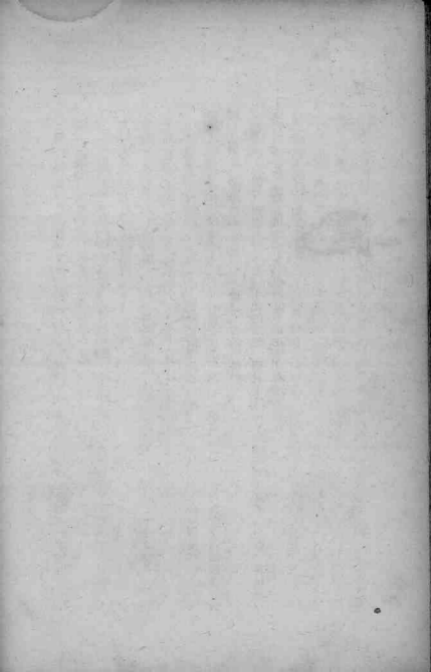
——因為我們把這一切都讓你們看了，我們會要受到斥責的，——斯庫畢忽然間想起來了，——同時，這却又是無法隱藏的。

這一切都似乎是不由的從少尉口中傾瀉而出的。他並且走開了——他甚至於很激動。我們頭一次看見了真正的奴隸——兒童和少女，——看見了道地的奴隸主的、封建的日本。

我們離開了「鐘紡」工廠，很奇怪，在擁有先進技術的工廠中，日本怎樣能夠保存住十六世紀生活的封建條件。但是使我們驚異的並不止這一點：宣稱自己是新文化和高度文明傳播者的美國人，怎樣能夠在日本保存住十六世紀的生活與勞動？

美國人證實，現在正發生着民主化的過程。而且它將給予財閥和封建基礎以打擊。在這裏，他們捉起着幣原和吉田的名字。他們似乎正在使日本民主化着。

好吧，我們也來看看他們。





## 八 幣原和吉田

我在大阪城人聲喧囂的車站上遇見了幣原喜重郎男爵。他從東京來，並且受到人們把他當作勝利者來歡迎。新聞記者把他團團的包圍起來。他在行進中向他們說出了這樣一句話，他，幣原男爵，支持吉田茂。他更指出，如果日本的兩個「新」政黨——進步黨和自由黨從事合併，那將會是很快樂的。這之後，轉過臉去，背朝着記者們，並繼續與美國人交談。大家會把他看作是顯現着日本的過去和未來的人。我在遠遠的觀察着這一切。寸步不離跟着我的那個美國少尉對我說：

——我們去吧，這裏毫無有趣的東西。

——爲什麼這樣隆重的歡迎着幣原呢？——我問。

——誰知道呀？這是「大的政策」。

少尉情願不與這個「大的政策」。當天晚上，我們跟大阪城民主人士相見了。在一家小小的日本酒館裏。在這裏只賣「可里」——即用玫瑰色果汁染成的鮑成薄片的冰。我們直到深夜還

談論着日本的政治形勢。這個美國人少對蟻伏在硬的棕色圈椅中，已經睡醒兩覺了。他被酒間客人的呼叫聲驚醒了。

——難道你們還沒有說完嗎？——他問我。——先生，已經是睡覺的時候了。

——不，我們還要再坐一會兒，——我回答他，——他們也能夠向你解釋一些衆所公認的真理。那時，你便會明白，爲什麼在「鐘紡」工廠中還保存着封建的勞動條件。

可是，美國人情願打盹，我們也沒有去打攪他。

三個民主主義者——日本教授很痛心的回憶起從過去時代中發掘出來的兩個人物——幣原喜重郎和吉田茂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那些日子。

在日本的使者穿着燕尾服，戴着大禮帽出現在「索蘇禮」戰艦上那個暗淡的一天，一切的人都覺得，他們所簽字的不僅是日本投降書，並且還有日本反動和法西斯力量



的死刑判決書。由於法西斯的、民族主義的和財政的集團之努力而建立起來的侵略的軍事機構似乎已經深深的被埋葬在東京和大阪，廣島和長崎的廢瓦和瓦砾下面了。似乎，日本民族的恥辱必定能夠產生一個新的日本。人民在過去和現在都努力要達到這個目的，可是，這個新日本終於成了遙遠的和不能兌現的憧憬。美國人正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阻礙國家的民主化。他們首先便支持了幣原男爵及其內閣。他們以此來強調了幣原的傳統政策是能使他們完全滿意的。

人們時常稱呼幣原為「財閥之魂」。投降之後不久，在日本便出現了兩個「新黨」——自由黨和進步黨。是新的嗎？一切人都十分嚴肅的討論了這兩種政治力量的出現，雖然他們很清楚的懂得，自由黨是政友會的真正後繼者，而進步黨則是偽裝起來的民政黨。

在自己的整個歷史期間，政友會都代表三井會社的利益，而民政黨則是永遠保護三菱會社的利益。這兩黨的總裁或者是與三菱和三井很接近的將軍，或者是由三井和三菱兩個氏族中出身的人。在實質上，這會是財閥的「家族黨」，也正如日本的全部經濟，所有的生活資源都是財閥的家族資產一樣。

看吧，政友會和民政黨在它們失敗之後，很快便急忙改名為進步黨和自由黨。在這混亂的時期會須覓求這些所謂「新黨」的領導者。於是幣原喜重郎便成了進步黨的領袖，吉田茂便成了自由黨的首領。這樣一來，兩個反動政黨與三井和三菱的聯繫便保存住了，而反動份子的團結便幫

助了組成被人叫作「民主」的內閣。在本質上，它也如任何時候一樣，只不過是「財閥內閣」。

政友會的首領們也正在自由黨的隊伍中繼續着自己的活動。在「自由黨本部」所在的東京新聞社街上的高聳而灰暗的房子中可以遇見蘆田均、林讓治和津原武——這些政友會的積極活動份子。吉田茂公開的把細川侯爵、三井公司總經理——池田正彬和「大政翼贊會」台柱之一的後藤隆之助邀請到自己的私邸。他們很久的討論着如何刊印近衛公爵(\*)的言行錄，使日本侵略的這個領袖的「偉大功績」流傳萬世。

進步黨的總裁依仗着民政黨的這一類活動家，比如自動軍會社的老闆愛野時一郎、「絹絲大王」——小山邦太郎，日本緬甸派遣軍的政治顧問——櫻井兵五郎。並且似乎就是他們這些人才應該把日本領土民主化的大道！

美國人開初把幣原喜重郎男爵捧了出來當內閣總理大臣。這個三菱公司不可計數財富擁有者岩崎男爵的妹夫簡直是日本反動力量的珍寶。當他的兒子娶了村野元五郎的女兒之後，幣原與會經準備戰爭的金融集團的深厚聯系更加鞏固起來了。村野元五郎是最大的村野銀行的老闆，是「村野合名會社」的社長，他是一個日本侵略中國和滿洲之後發財起家的人。如衆所知，村野的

(\*)近衛公爵曾被宣佈為賊犯。他已在被捕前夜自殺了。

無恥竟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他居然承認說，日軍大砲的每次射擊都在鞏固着村野的家族。

幣原從前曾是三井——三菱對中國及滿洲擴張政策的主要擁護者。他從一九二四年六月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曾兩度充任日本內閣的外相。幣原曾兩次被派赴美國，當他回日本以後，有一個時期是對美國壟斷讓步的擁護者。

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在日本戰敗之後，幣原便成了能夠架起由過去到現在，並由現在到將來的橋樑這種最方便的人物。幣原體現了美國人似乎正在與它進行鬭爭，而其實却在保存着它的那種力量。「幣原是美國人的驕子」，——我在東京不止一次的聽見過這句話。

可是，事情自然不在於美國將軍們個人的同情或反感。事情在於幣原男爵當上內閣總理大臣之後已開始實行着那種政策。他首先便屏障住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這些大會社使其免於潰滅。他把神聖的威望重新返還給了裕仁天皇。他對日本的民主力量加上了羈絆，並嘉許了與罷工和示威進行鬭爭的警察。因為罷工和示威不但威脅着「新日本」，並且主要的是美國的利益。幣原的這一全部「活動」只是引起了日本人民的憤怒。

一九四六年驚惶不安的五月間，在東京實際上已決定了日本的民主的命運。美國人毫不顧及民意。在日本的一切城市中，從早上到深夜都舉行着壯大的示威，人民要求各種民主自由。幣原男爵害怕與忿激的人民正面接觸，於是決定推薦另外一個人物來代替他，而自己却隱入幕後去。

這個人便是吉田茂。他的反動程度或許並不遜於幣原。甚至於像「日日新聞」那樣保守的報紙也不能不指出說：「吉田內閣將不是別的，而是已辭職的幣原內閣的不高明的再版。」翌日早晨，吉田顯靈似的克服了他和他的好友幣原男爵在預天晚間所感到的那種絕望，並組成了反動的內閣。

這樣一來，甚至於連國會議員都不會當過的人便上了台，日本的反動勢力也隨着他而重新抬起了頭。

同樣受到美國人支援的吉田茂，他的全部生活中都是不斷的與財閥的各種政治和經濟的努力相結合着的。一九二八年吉田首次爬上了政治舞台擔任外務次官——他的精神之父便是大名鼎鼎的田中男爵。吉田在那些年代的朋友便是國會副議長森格和現時在法庭受審的松井石根大將。在三十年代的時候，吉田曾被派至意大利充大使。他在那裏促成了承認滿洲國。嗣後，又把他派遣到倫敦。在那裏，他「證明了」日本侵略滿洲是合乎正義的。一九三六年，他與李賓特洛甫共同準備了反共產國際公約。

吉田被選為自由黨總裁。自由黨是在政友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並且是反映三井利益的。

依照財閥所創下的那些傳統，他們的政黨的領袖永遠是在家族關係上與財閥有聯系的人物。

吉田是與三菱有密切聯系的牧野男爵的姐夫。吉田的女兒則嫁給了煤炭大王及洋灰和鐵道會社

(它們是受到三井家族支持和金錢接濟的)總裁麻生太賀吉。同幣原男爵很早的友誼更加鞏固了吉田茂同金融集團的聯系。在東京把他稱爲「財閥的第二個影子」，這並非枉然的。

還在吉田上台之前，他便會對「每日電訊」報駐東京記者聲明，日本不需要改革。過了兩個月之後，他又重複了這個意見，並且興奮的稱譽美國將軍，說他們是日本思想方式的銳敏的觀察者。「因爲我們只想恢復我們的戰前的安甯的繁榮」，——吉田說，於是新的內閣總理爲美國壟斷開闢了一條道路。這些美國的壟斷正以疾風之勢和無底貪婪的奔赴自己的犧牲品。

長崎惣之助(據吉田斷言這個人是在「日本的實業穩定」中無可代替的和有益的人物)卑鄙無恥得使人驚異的宣佈了「美日資本家互助的新紀元」。在東京已經出現了「通用摩托」，「通用電氣」，「福特」這些美國公司的代理人。各石油大王和絲織人王的觸鬚正在伸向國家經濟生活的一切部門。無論在東京，無論在長崎，無論在神戶，無論在大阪我們都確切的看清了這一點。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日本國會選舉這一天，可以稱爲「民主的黑暗日」。還被宗教和封建的偏見重重壓迫着的，在多少世紀的警察威壓之下剛剛開始抬頭的人民，逼迫得選舉了二百個侯爵和男爵，一百八十八個工業會社總裁和五十二個地主到國會裏去。

而且正是把這樣的國會稱呼作民主的國會！

在宣佈憲法那天，澳洲的新聞記者李嘉圖·休斯寫了一篇談話的雜感。雜感一開頭是這樣的

寫着：「我看見，民主的天皇如何乘着民主的馬馳向用民主的大理石砌成的、通向超民主的國會的民主天廟的廣闊的民主階梯之前，並且民主的內閣總理大臣以短促的民主步子急趨至他而前來迎接他。」

吉田茂毫不懷疑，這個國會必然通過總理大臣堂而皇之把宅稱爲「人民的活憲章」這種「新憲法」。可是，日本的勞動人民曾經而且還在繼續固執自己的要求：「打倒吉田！」，「糧食、自由和民主！」，「我們大家反對財閥的走狗——吉田和幣原！」，我們在東京、橫濱、大阪、神戶、長崎都看見普通日本人所高舉的大橫幅上寫着這些字句。

這樣一來，吉田內閣之出現便證明了日本反動勢力的頑強。幣原的倒台並沒有引起反動陣線的解體。誠然，反動派會不得不重新配置力量。幣原會希望留任無任所大臣，而把吉田推上前。可是，在實際上，吉田所奉行的仍然是幣原那種完全建立在財閥無限制的統治日本社會和鎮壓在日本人民中日益加多的反映出來的民主情緒的政策。

美國人認爲必能實行使日本社會廣泛民主化的人便是這樣的。生活證明，吉田是全世界愛好自由人民會與之進行鬥爭的那個日本的忠實走狗。他指望著美國人會很長久的留駐日本，並且他也很希望這樣。他懂得，美國人會要幫助已經搖搖欲墜的財閥集團把自己的陣地鞏固起來。

我會到過日本的一些城市和鄉村。我看見過成千挨餓的人，他們都把吉田茂叫作「飢餓生活



的領袖」。吉田內閣剛企圖着手土地改革，可是土地的領有者，仍然還是那些財閥，使用盡了一切辦法，來使土地改革變成甜蜜的賄賂；土地仍然留在以前擁有它的那些人的手中。

一如在日本生活中最黑暗時代一樣，在大街上和廣場中重新出現了拿着棍子的警察；他們驅散了和平的示威。而美國軍事警察的兵士却坐着他們白色的吉普車在旁邊觀察着這些活劇。

有時，我竟覺得，他們在警衛着幣原——吉田的「民主警察」使不致遭受忿激人民的攻擊。我在大阪城一家小小的酒間中會見的那三個教授也都向我證實了所有這一切。

——你知道，——他們承認說，——有人把日本的民主趕到地下去了，好像嚴冬把河水趕到冰下去那樣。可是春天會把任何冰幕揭開。在日本也會要有春天的。

我們回到旅館已是深夜時分了。美國人已經着起急來了，在進門的過廳中等着我們。因為我們一整晚也沒在酒間！或許是我們不喜歡「可口可樂和威士忌」吧？我們請求給我們可能去休息。開電梯的日本小孩把我們載上了五樓。一個更年青的小孩開開了我們的房間。打開窗門，在床上掛起蚊帳。隨後，他打開窗戶，停留了一瞬息，在回憶着什麼，並且把雙手按在膝上，低低的鞠着躬，很不自然的說道：「您好啊！」我們很久都未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可是，翻譯員解釋道，這是小孩子學會了的唯一的一句俄國話。身上制服的扣子已經解開，手中拿着一瓶威士忌，喝得稀泥濘醉的一個什麼美國人闖進了我們的房間，他企圖着用一半法語，一半英語向我們

解釋什麼——在這一瞬間，他是任何語言也不會的。我們把他送出去了。小孩子轉回來了，並向我們請了夜安；在臨去的時候，他把門上的指針撥轉到「就寢」字樣上。這就是說，在我們房外邊要悄悄的走過。可是，在我們門外的皮鞋的敲擊聲、高聲的英語會話、笑聲、碰杯聲和雄壯的歌聲過了好久都還未停歇。我們記起來了，我們是在誇稱的美國「豪華」的環境中生活着，——因此也就不以爲奇了。

## 九 神道教

我們乘坐汽車返回京都。與我們相識的勞里上尉已在那裏迎接我們。他為人很親切而有禮貌。他應許把我們所願看的一切都指給我們看。我們請求在京都逗留兩天。勞里很覺爲難；他必須將這點報告麥克阿瑟總部。稍晚一些，他回來通知說，我們可以停留，並且還可以前去參觀距京都四十五英里的日本古城——奈良。

可是，我們首先注意的是日本最老的「織物」絲織工廠。這些工廠也把它們的全部絲織品交給美國人，是眞確的嗎？「織物」工廠的經理把全部生產過程——由繅絲直到把綢緞包裝好以便運往美國，都指示給我們看。他領我們到了一個宏大的車間中去，那裏有各種現代的機器，織製着提花天鵝絨，這是這個工廠的驕傲。

天鵝絨也運往美國去。

——全部絲織工業都是這種情形嗎？——我問他。

經理點首說：

——是的，當然。因為我們從美國人手中領得繭子呀。

——可是，你們由美國人手中領的不是日本繭子嗎？

——是的，當然，可是現在似乎沒有任何東西是日本的了。在日本的全部繭子都是屬於美國人的。

在這以後，把最近一百五十年來這個工廠所製成的貨物的樣本都拿出來給我們看了，於是我們離去了這個在日本的美國絲織工廠。半裸體的貧窮的日本少女和兒童，在大門外等候着，——只是爲的讓他們去住木板棚，去到織機跟前；他們將爲了一盤青菜湯而給美國女人創造出驚人的鮮艷美麗的絲織品。

——唉，我們似乎把一切都已拿給你們看了，——美國人都這樣指出說。

——不，還不是一切：現在我們想要到寺院中去。

——你們不是老是躲避着它們來呀！——斯庫畢少尉



驚異的說。

——是的，可是我們有興趣的不只是寺院，而主要的是神道。因為這是日本的民族的祭祀呀。

——哦，那又算得什麼呀，神道還不就是神道罷了。——這個美國人說。

於是我們去到了一個古代的神道寺院「八坂神社」，去見它的長老高原美忠。

歐康洛在「日本的威脅」一書中寫道：神道——「這簡直是偶像而不是宗教，這簡直是關於現實的意識和觀念，而不是信仰……神道的主宰便是活的偶像。最高的神官，天照大神的直系後裔，天皇即其體現者」。「關於神道的精義」這部書的著者加藤玄智把這種偶像描寫為「日本人民特殊的宗教愛國主義，它表現在對自己天皇的讚美。這是全部教義的中心。它是實在效勞國家，保護「現行制度」的強有力的政治手段。」另一個著名的神道研究家寬克彥認為，只要神道還活着，那日本也就會要存在下去，神道死亡——那麼日本也將滅亡。

高原美忠讓我們坐下。我們坐在小蒲團上，盤起雙腳。我們用這種姿勢坐着活潑的交談幾乎到了黃昏，誰也沒有注意到時間是怎樣過去的。一個穿白衣的修道僧時而走向我們，給我們斟上綠茶或者讓我們吃在這個寺院中自己製成的小方塊的果汁糖。

布列德里少尉一開始便聲稱，他不願意打着盤腳坐。很快他就想通了，小蒲團是用來墊腦袋

的。稍加思索之後，他便在長老背後四仰八叉的躺下了，並且入了甜蜜的睡鄉。

這正合我們的心願。我們竭力低聲交談，爲的不驚擾美國軍官的美夢。長老得到了可能很坦白的說出自己的意見。不管怎樣，我們的譯員西澤會這樣向我們說過。

高原美忠首先着重指出，他不是日本神道的首腦，管理一切神道寺院的是神祇院。神祇院總裁是應司侯爵，而他，高原美忠只不過是他的助理罷了。長老把事先準備下的並用英文印就的「八坂神社」的歷史。

——我願意知道：依你的意見，神道的本質是什麼？——我向長老說。

若把長老的意思簡短的歸納起來，那麼便可得到如下的圖景。

居住在日本以外的人都不懂得神道。這個原因似乎是，在戰爭時期，神道被歪曲了，而且日本人民的這一偉大而永恆的偶像曾被利用於政治和軍事目的。著名的將軍侵入了神道寺院，他們要求信士大衆向天帝祈禱勝利。戰爭以前，這些將軍也要求人民依照他們的指示而祈禱。可是，住在「祇園」的神道教的天帝自己知道，賜給人們以什麼，拒絕他們什麼。

——依你的意見，在日本，神道教的信士有多少？

高原美忠微笑了一下回答道：

——依我看，所有的日本人都神道教的信奉者，因爲居住日本的，連佛教徒，連耶穌教徒

也都是神道教的信士。我覺得，神道是日本人的道德基礎。神道教——這是日本人的永恆的道德偶像，並且誰也不能消滅它。要作到這一點，須把日本人民消滅掉。

——眼，很好，——我說，——可是，你們是否承認其他宗教的神呢？

——是的，承認，——長老回答說，——特別是佛教的諸神。在德川皇朝時代，神道寺院與佛教的廟宇會是很友誼的。

——神道教對婦女、婚姻和家庭怎樣對待呢？——我們向長老問。

你們在很多的書籍中可以讀到，日本是婦女的國度，因為它是天照大神創建起來的。在上古時代，婦女從事耕作、紡織、炊爨，而男子主要的却是從事征戰。可是現在男子成了家主和主要的工作者，於是很自然的，在日本家庭中，婦女已處在第二位。

——好吧，我們放下這個問題，——我提議說，——你能不能告訴我們，神道與天皇之間有什麼聯系？

——歷史家，——長老說，——直接把天皇和神道聯系起來，認為他是這個宗教的元首。據我們的想像，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他從天上乘雲降臨人間。這個民間的傳說，是不能用科學觀點來解釋的，我們的悲劇便在這裏。我個人認為，天照大神是我國人民的始祖，我們天皇的祖先，這一點是不可爭辯的事實。

——現時，你在日本神道運動之前提出什麼目的呢？

長老想了一想，然後站了起來，好像唸咒文一樣說道：

——神道教有一種儀式，叫作「御成」——「偉大的超渡」。它就是這樣，人們來到寺院，在天神之前承認自己的罪過，並携來金錢、食物、大米及他所有的一切作為供品。這樣一來，他們就超渡了。日本人民現在有罪過；他們遭受了失敗。他們必須到我們寺院裏來，把所有的一切供獻給天神，並祈禱贖罪。

在這以後，長老把進獻供品的儀禮表演給我們看。他跪到我們每個人跟前，捧呈一個裝着帶把小竹瓶的小盒子給我們。小竹瓶是在寺院中作成和淨化了的。他把這個小竹瓶贈送了我們以作為對我們來拜訪他的答謝。

之後，高原美忠把我們領到正門去，那裏有三個大鐘，每分鐘均發出一種什麼如怨如訴的震盪的聲音。這是從寺旁經過的日本人走向一根長長的大繩跟前，把半圓錢放進箱子裏，敲着大鐘。

——這是他們在請天神，——長老帶着他固有的莊重說道——在懇請他以前，他們叩着鐘，並請求傾聽他們。請看吧，那個穿着灰色和服的婦人已經站了半分鐘並在等候着她的鐘聲上達天帝。現在她跪在地下唸着自己的祈禱詞。



——她向天帝禱告什麼呀？——我們問她。

長老搖頭回答道：

——我不能聽旁人禱告什麼。這是他們的秘密。

於是他退向寺院的内階梯前。

可是，我們的譯員說道，在半分鐘的時間內等候着天帝傾聽她的那個婦人把她自己的，也許是，最後一圓錢投入箱中，並唸着關於衣服的新禱詞。這簡直不是新禱詞，而是一個飢寒交迫的人的哀懇和呻吟。

但是，長老不能竊聽向天帝的禱告。這是秘密呀，這種秘密是隱藏在人們心靈中的呀。

我在寺院中不止一次看見過各種年齡和不同身分的日本人——他們都是來求神道的天帝予以「超渡」的。神道的神官們却製定了「超脫」人們罪孽的全部祭儀的最末的細節——不論是軍事或政治的，不論是經濟的或個人的罪孽都一樣。這是一種很狡猾的，初看是很曖昧的，然而，在實際上是極端危險的力量。這種力量能夠十分快的使那些把日本推入戰爭深淵的人與那些在戰爭中死亡的人和解下來，使那些把自己的命運跟法西斯主義聯結一起和至今仍幻想着侵略和戰爭的人與那些既不願侵略也不願戰爭的人和解下來。

這是一種偶像，它在數百年來空虛了人們的頭腦，贖贖了人們的意識，並使人們習慣於一種

認識，即天皇就是他們的天帝，並且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推翻天皇的政權。

用自己全副技術武裝起來的美國人，不願意動搖君臨被征服的日本之上的天帝的寶座。人民可以被征服，陸軍和海軍可以屈膝下跪，但是，天皇却永遠不能被動搖！

日本最反動的和最富民族主義色彩的力量的之一的神道教在日本的投降使者登上「密蘇禮」戰艦的那天並沒有受到慘重的打擊。神道教的長老和神官們，觀念論者和理論家們只是潛伏了一瞬息，爲的是在明天，稍微改變一下辭藻又以新的力量開始爲那些罪大惡極的人「超渡」和祝福。

神道教的神官們在東京的中央有自己的大學，自己的神學校以及虛偽和狡猾的教義的整個武庫。他們帶着這些武器到人民中間去，指望着神道教寺院如像最近半世紀以來那樣重新被用作武裝這樣的一天會要到臨。

## 十 日本婦女的命運

寺旁小花園中的音樂把我們吸引去了：拿着簫、笛的十個女郎把在祈禱後出來的人們都吸引到「大竹」馬戲院去。女馬戲員和女跳舞手正在那裏表演。她們用頭在舞台上走，作着令人頭暈目眩的跳躍，在繩子上奔跑，攀到天花板上。馬戲院的老闆是幾乎不在這裏露面；他的管事監督着女郎們的生活，教練她們音樂和跳舞。

女郎們請我們到她們那裏去。她們想要訴訴苦：她們覺得，現在已經是另一個時代降臨了，而她們却還是不在黃昏前在寺院近旁請求施捨。老闆不管她們的飲食，也不給她們錢花。她們該怎樣辦才好呀？

——因為什麼他這樣懲罰你們呢？——我們問馬戲院的女演員們。

千尋——人們這樣稱呼一個青年女演員——承認說，她在舞台上時常跌倒，因為這個所以不給她飯吃。

——可是，我們已經沒有力氣了，——她說，——因為我們在討飯吃呀。老闊在戰爭完結前三個月把我買了來。父親第二天娶了媳婦，可是他很窮。

付了我父親二千圓日金，因此，我便應該日以繼夜的勞作。在表演完了之後，我們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我們曾打算從這裏逃跑（我的女友們也都是從她們父母那裏被買了來的），可是管事的把守着我們。他把我們的衣服藏着，不給我們吃東西。

——你們爲什麼不去找警察呢？——我向她們說。

——自然嘍，我們到那裏去過了，可是老闊在警察署裏有自己的人。再則，警察官吏常常整夜的集會到這裏，喝酒，而且我們還必須陪着他們。是的，這是不堪忍受的。但是，我們不知道，該往那裏去？

——老闊在什麼地方？

——現時他在寺院裏。白天他總是在那裏。長老很尊重他。可是，我們却憎恨他。難道我們永遠都不能離開這



裏了嗎！

我記起了日本記者鈴木東民的述說。他和他的友人關根悅郎和新島繁到山田城。他們在那裏作了關於日本民主化的演講。都屏氣靜息的聽着他們演說。他們說到了在我們覺得是不言而喻的各種簡單的事物：關於可以而且必須有自由的人，關於土地，關於勞動。於是三個女人走到他們面前。她們承認，是從妓館中逃脫出來的。鈴木把她們的姓名寫了下來：平野悅、赤澤和竹林。

她們被賣給了山田城的妓館老闆。她們不願到那裏去。可是，她們的父親問道，她們是願意坐在家裏等着餓死呢，或者是到豪華的妓館中去過日子？女郎們甚至還未來得及表示同意，在鄉村中爲妓館搜求美女的代理人兼中間人便向他們提出了契約，而這個恰恰發生在這樣的時日，即那時日本全國正在因爲麥克阿瑟將軍的賢明而狂歡舞蹈，因爲他禁止拿人作買賣！

三個少女陷入了妓館，並且很快就想要脫離它。可是，她們的父母處在不幸的境地，因爲地主把他們的全部收成都拿去了——這是地主的權利。於是妓館老闆便把他們女兒將來應得的錢預支一部份給他們寄了去。

但是，少女們仍然請求把她們送回家去。老闆拒絕了這個請求，他手中有「契約」。少女們去找警察，可是，就連在這裏也沒有誰能幫助她們。鈴木想要救助她們，可是，原來直至現刻

爲止，警察署長却還在領取妓館收入中一部份款項。

鈴木也未能說服警察署長把少女們釋放回去。

——到此刻爲止，京都還有兩千家妓館，這確實不確實？——我問了一個什麼「警察官吏」。

——這裏甚至有妓館聯合會，——他回答，——你們可以去見這個協會的會長，他在京都被人認爲幾乎是最有勢力的人物。

## 十一 美國式的言論「自由」

我們回到了東京。當天，我們知道了在這個城市中所發生的事變。還在早間，洗沖浴的時候，我們在俱樂部中的隣人，美國記者佐·佛羅姆從熱水噴泉下關了出來叫喊道：

——眼！你們這趣怎樣？你們已經聽說了「讀賣新聞」報館中的罷工嗎？

我們的第二個隣人，美國記者比里·郭斯特洛，一個嚴肅和深思的人，向我們說：

——到下邊酒間裏去吧，——在那裏你們便會知道罷工的消息。你們逃脫了「偵探部」軍官的監視嗎？

——有什麼新聞？——我們問芝加哥太陽報的記者馬克·坎。

——午後兩點鐘到皇宮前廣場去吧，——他回答了我。

我們去到了下面酒間裏。美國記者們在小餐之前集合在那裏。這是一個尋常的美國酒間。它是從俱樂部過廳中開始的。酒間中擺着一些圓桌子，在它們周圍是很深的軟木椅。這樣的桌子

和椅子擺滿着酒飯店的狹長大廳的大窗戶的近旁。在側室中是賣台，那裏有兩個穿白上衣，打黑領帶的日本人，他們敏捷的豫備着食物，打開啤酒的美國鐵盒子，或者以靈巧的運動把小瓶「可口可樂」傾入盛着冰的大盆子中。我們把這個酒間叫作「聳動聽聞消息茶調處」。現時，美國記者們所注意的是「馬克·秋事件」和日本「讀賣新聞」報社的罷工。

馬克·秋是半年前由美國進步報紙「芝加哥太陽報」派來日本的。他寫了許多篇尖銳的通信。在這些通信中，他抨擊了麥克阿瑟總部的行動，並要求真正的而不是裝模作樣的同財閥，同極端民族主義進行鬭爭。秋對於日本的政治環境很清楚。他的「麥克阿瑟推翻清財閥計劃」，「在日本的美國向右轉」這兩篇文章在日本和美國的民主人士中曾引起了很活潑的反應。這是個獨具隻眼的聰明而有文化的記者。而且他還是一個願意把在戰後日本所發生的一切揭發出來的很客觀的人。

因此，馬克·秋被貝克爾將軍叫到了新聞記者服務局

マクア瑟の  
記者に話した





去，這位將軍在麥克阿瑟總部中領導着新聞紙。他解釋說，他之所以發怒是因為馬克·狄在「芝加哥太陽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馬克·狄報導了關於在麥克阿瑟總部隔壁的農林省五〇六號房間中舉行的「會議」的消息。在那裏討論和通過了美國的對日政策。軍人們斷言，肅清極端民族主義份子會引起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生活的混亂。馬克·狄舉出了三個名字：喬治·華特摩爾，麻科斯·畢松卜，和克列素爾上校，——他們都努力要使人相信，「清洗將會把國家的主腦導向反對美國」。及至提醒他們關於波茨坦宣言的時候，他們却冷笑了一聲說：

——要是這個宣言是現時寫的，那它將會是另外一樣，——他們聲明說，——也許會有這樣一天，那時我們要想有一個強大的日本。

馬克·狄又報導他同一個回到維爾真尼亞去的美國軍官的話：

「我是一個實業家——他說，——在自己的城市中是頗為出名的。我在商會中任過事。我已不是一個青年人了，但當軍隊徵調內行的人入伍時，我便來到了日本。可是，我簡直不能了解：此地正在發生着什麼？我知道，說起這一點很無所謂。可是我有兩個兒子，我不願意在他們長大成人的時候，却不得不去同日本打仗。在這裏所發生的一切，對於我說來是很難捉摸的。我曾企圖過同他作國爭。可是，如今這是可笑的：我們真正的想使日本民主化嗎？最近以來，我想過了許多。我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但是在日本所發生的一切並不是我所奉行的那種保守主義。我必須

回到美國去，爲的是了解，自從兩年前我離開了那裏以後，在那裏發生了什麼變故。我發覺到，我會在那裏找到對於日本問題的回答。倘若真是這樣，那麼關於這個問題，我就會有什麼可以說的。

看吧，耿的這篇文章比從前的那些文章更大的引起了麥克阿瑟總部中的激動甚至忿怒。把耿叫到了貝克爾將軍那裏去，用逮捕威脅了他。他的罪名便是，他公佈了秘密材料。貝克爾要求耿把告知他「會議」的一切細情那個人說出來。耿拒絕了。

——若是強迫你，那你就會要這樣作的。——將軍聲稱。

耿被叫到麥克阿瑟總部去了三次。於是記者們便出來營救他。十二個著名的美國記者去見了貝克爾將軍。他們向他聲明，對耿的這一整個「威脅的審問」是對出版自由和民主的打擊。

——全世界會要知道麥克阿瑟總部對於美國民主和出版自由的新觀點這件事實，——他們問道，——你將怎樣對待呢？

貝克爾催促起來，並且開始思索。他感覺到「耿氏案件」鬧得過分公開了，甚至已帶有糾纏的性質。他於是不得不讓步。

——好吧，——他說，——我們不把耿扣留起來。

夜間，在記者俱樂部中召開了記者臨時會議；比里·郭斯特洛說，在美國新聞界的歷史上，

頭一次發生了成立「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必要。

——如今，威脅也籠罩到我們頭上來了，——他結論說。

東京外國記者協會分成了兩個陣營——右翼的和左翼的。俱樂部總裁瓦里特·西門子反對比里。西門子是屬於馬克·柯爾米克的反動的「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在「秋氏案件」中他並沒有看出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支持比里的却有卓·傅羅姆，戈爾頓·沃爾克爾，喬治·浮士德，湯姆·林伯爾格。

就這樣，在東京產生了「保護記者委員會」。這一委員會必須與麥克阿瑟總部進行鬥爭以保衛在全世界一切民主國家中都已編法定了的起碼的人權——寫真情的權利。

當離去東京之前，我又會見了馬爾克·秋。他是方才由南朝鮮歸來。在那裏，美軍司令官霍奇將軍對他實行了最嚴厲的監視。偵探部的兩個軍官寸步不離的緊跟着秋氏，甚至於夜裏也沒有離開過他。

——我那時才明白了，你們是多麼的困難啊，——秋氏想起了我們長崎之行的時候，這樣說。

——在南朝鮮，到底也很有趣嗎？

——是的，美國人在那裏所作所爲也和在日本一樣，——他們在支持着反動派。可是形式更

加公開，——後來，稍微沉默一下，他懊喪的指出：——終於還是不能不離開日本。

——驅逐你嗎？

——不，我們報館簡直沒有可能在這裏留駐一個記者。它沒有錢。我這樣想。行了，我們不必提起這個了，——歐氏作了總結。

## 十二 「打倒財閥內閣」

午後兩點鐘我們去到了皇宮前廣場。集合在那里的人民向天皇要求糧食。他們始終還在期待着宮廷的援助。麥克阿瑟總督曾經聲明過：日本人感謝裕仁天皇，感謝他這個對無家可歸者表示同情的人的新角色。可是，如今就連「東京朝日新聞」這個保守派的報紙也承認了，天皇的告人民書和他的「在苦難臨頭時，同舟共濟」的號召並沒能使人們動心，雖然他的聲調是很哀切的：「陛下是日本歷史上一切悲劇的體現者」。但是，人民終於還是到這裏，皇宮前廣場上來要求糧食。穿著沉重皮鞋的一個美國兵守護着皇宮的入口。他毫無所謂的注視着人羣。在遠遠的地方，一個什麼人在要求民主，糧食，自由。在代特講演台的大卡車上，一個什麼人在說話。人們舉着標語牌，上面寫着：「打倒財閥內閣！」，「打倒吉田內閣！」那個美國兵在窄道上走着——前進六步，後退六步——只是偶爾的轉過身來向着集聚着人羣的廣場。他知道，軍事警察的密密層層的汽車網保衛着他的安甯，天皇的寶座，財閥老閥，甚至搖搖欲墜的吉田內閣。

自然，在日本的美國政策的創造者以及正在實行這種政策的人們，不能夠了解，日本人民會如何猛烈的掉過來反對他們的壓迫者，會如何忿激的認明極端民族主義份子，並要求真正的民主。甚至連麥克阿瑟將軍也承認了，「日本人民的這種精神革命並不是表面的現象……它是世界的社會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偉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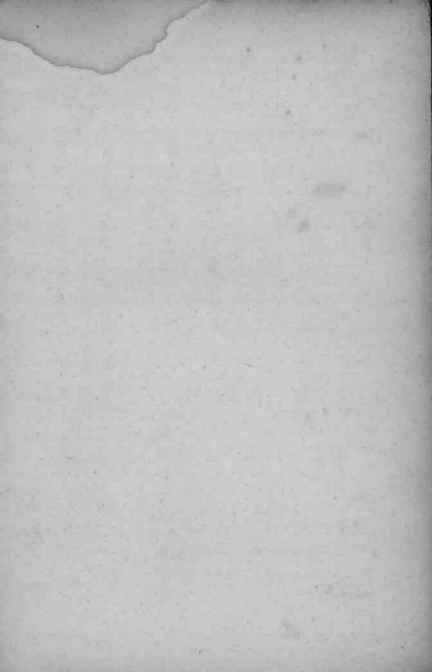
可是，美國人不會懂得，正是這個社會的「偉績」將產生新的民主的力量。這種力量將會證明，甚至最殘酷的壓迫和奴役也不能熄滅關於人類自由的憧憬。儘管是用空想來證明，所有的日本人已在一夜的功夫變成了民主主義者，可是，這一內部的社會過程到底是已經開始了。

工人階級已走上了日本社會生活的舞台，而且農村的窮人和進步的知識份子有時已在支持它。

生活會要證明，在現時，一九四七年，這個過程不是能產生會從自己前進道路上掃除反動勢力的民主統一陣線。總而言之，日本的命運和太平洋上的和平是以這一點



爲依歸的。





### 十三 美國人的「明天」

我們順着窄狹的新聞社街回到了我們的房間。在美國軍官住的那座房子的窗下是些無家可歸的日本人，在那裏過夜。這是他們最喜愛的地點：夜裏美國人把些罐頭盒子扔向他們頭上，在盒子中有時多少也剩餘一點甚麼東西，這夜，我們很久都不能成寐。「最好是能動身回家去，」——我們彼此這樣說着。我們大家都很想趕快離開日本。事情自然不僅在於不言而喻的懷念祖國的煩悶。我們簡直經受不住這一切看不順眼的、冷冰冰的風習。可是，到底不得不忍耐住，並要往北海道一行。我們的朋友對我們這樣勸告，而且我們自己也懂得，不到北海道去一趟是不館離開日本的。

次日，我們到麥克阿瑟總部去見貝克爾將軍。「新聞記者服務局」在很大的灰色的無線電館內；這個無線電館大家却把它叫作「東京無線電」。貝克爾和他的龐大的機關在二樓上。這一機關是麥克阿瑟總部建立起來專為按時供給在日本的一切新聞記者以情報的。在這裏，在貝克爾將

軍辦公室隔壁的隣接各屋中是合衆社、聯合社國際社等美國電報通信社駐東京辦事處。這些通信社在貝克爾將軍的機關中佔有很多房間。在那裏有電報和電話的聯絡。貝克爾將軍每日三次把關於在日本的美國人的「偉大事業」最新鮮的情報送到這些房間裏來。這三個通信社的美國記者往往甚至連檢查麥克阿瑟總部送給他們的情報也認爲沒有必要。他們簡單的從這些情報中揀選一些最能聳人聽聞的，最迫切的或者乾脆是在當天資產階級報紙市場上最暢銷的消息，並將其拍往紐約。貝克爾將軍用盡一切方法以使美國讀者盡量少的知道現代日本的真實情況。本來，這是貝克爾將軍在東京的基本任務。甚至有一個人告訴過我，貝克爾將軍必須造成一種煙幕，連一個美國人也不能透過這種煙幕看清在現代日本裏邊發生着一些什麼。這種用漂亮辭句、籠絡應許和有作用的搜羅的事實所造成的煙幕正在「東京無線電館」第二層樓上有成績的製造着。很晚的時候，貝克爾「新聞記者服務局」的軍官們把一厚帖一厚帖的情報送到



了新聞記者俱樂部。美國記者們在就寢前或者在次日早上喝咖啡的時候才看這些情報。這些記者，有時甚至整天也不出這個俱樂部大門一步；貝克爾將軍把他們在紐約、華盛頓和芝加哥的老爺們所感興趣的一切，都送到這裏來給他們。

我們去到貝克爾將軍那裏，請他發給我們到北海道去的護照。要我們寫出旅行的目的，指明確實的路線，起程和歸來的時間——一言以蔽之，偵探部的軍官通常所感興趣的一切。這一切我們都辦了，並就地把我們新聞記者的「備忘錄」譯成了英文。把三份交給了貝克爾將軍的一個最親近的助理——高個子的、雙頰紅紅的中校哈爾威。

——好吧，——哈爾威說，——過三天我們把回答通知你們。我想，你們可以準備着。

——我們希望，這次我們的旅行不要帶着我們旅行長崎時那樣的觀光性質。

——這不在我們，——哈爾威很枯燥的說。——這一切都是偵探部辦的事。

——是的，可是你應當暗示他們，我們是新聞記者，並且必須如同在日本的一切外國新聞記者一樣，享有同樣的權利。

——自然，自然，你們能享有這些權利。在這一點上，沒有絲毫懷疑的，——哈爾威說。

——不，我們未享有這些權利，——我們回答說。——因為一切外國記者——美國的、法國的、英國的——在日本到處行動都沒有偵探部軍官的陪伴。為什麼我們却被這樣的「名譽衛兵」

包圍着呢？

哈爾威，一般說來，並不是屬於口中滔滔不絕的人，於是，在聽了我們的話以後，回答道：

——好吧，我要把這一切都轉達偵探部。

我們回到俱樂部。向圍繞着我們的外國記者們宣稱，過三天我們就要動身到北海道去，並開始了準備首途。

可是，三天過去了，貝克爾將軍並沒有給什麼回答。

我們打電話給他。他很幹凅的回答說：

——我們明天通知你。

來到日本以後的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一件事實，就是美國人並不特別守信。在赴日以前，我曾聽說，並在書報上讀過，美國人是實事求是的，並且是準確的。可是，我在日本所遇到過的這些美國人是不屬於這一類的。甚至引起了我這樣的懷疑，美國人性質的這一特點將會變為一種傳說。我們會遇見過給我們準備住房的美國人。一個負責整頓我們房間的少尉，六次說過美國人喜好的字眼「明天」，及到第六次「明天」之後，我們終於不得不自己去找他，他乾脆不見了，並躲避了我們整整一星期。

——我沒見過這樣的美國人，——當我們終於找到了他，並提醒了他還在兩星期以前所答應

的話之後，我說。

——你們這樣清楚的知道美國人嗎？——他微笑着，並嚼着口香糖，這樣問。——難道你們到過美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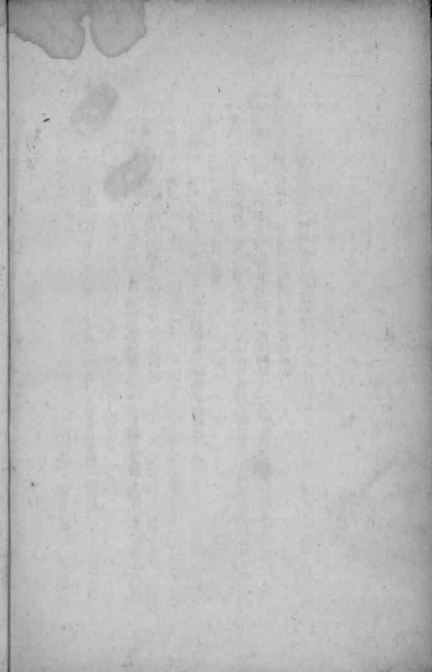
——沒到過，——我回答說，——我還不會到過美國，但是關於美國人的準確性我多少聽到過一點。大概，留在日本的美國人是沒有這一品質的。

少尉冷笑一聲說：

——好吧。我們再過兩天把一切都給你們辦妥。可以不必掛心。頂好！  
過了十二天，他執行了自己的話。

當我們聽見貝克爾將軍這一聽膩了的「明天」時，我們就明白了，我們不得不長久的等待去北海道的通行證。我們每天的工作日是早晨七點半開始，早飯之後，馬上就給貝克爾將軍打電話。在三星期的時間中，總是得到這樣一個簡單的回答：

——通行證還沒有。請明天再打電話吧。



## 十四 橋本開拓團

在等待通行證的時候，有一天我們作了千婁縣之行。我們是坐着日本長途汽車到那裏去的。或者只是因為這點，我們才未遭受「軍事警察」兵士的留難。再則千葉縣下志津村距離東京共計不過兩點鐘的行程。我們想到村中去一趟，在那裏住一天或兩天。我會認為，就在這裏也可以等待貝克爾將軍的回答。但是，可惜未能到村中去。或者更正確點說，——我們去到了村中，可是那裏並沒有日本農民。人們對我們解釋，在這個村裏從前屬於砲兵學校的土地上，現今是住着開拓團。

——是誰領導這個開拓團呢？——一個日本人走近我們的汽車，他剛一在窄狹的鄉村樹道上停下的時候，我們便問他。

日本人鞠了一個躬回答道：

——橋本君。

——橋本君是什麼人呢？

日本人又鞠了一個躬：

——他是開拓團團長。

——他怎樣到這裏來的呢？他是地主，或者是農學

家，或者是一個很受尊崇的農民呢？

日本人第三次的鞠躬：

——他是橋本君。

我們明白了，這個日本人再不能告訴我們什麼了。於

是我們走向橋本君住的那座房子去。

主人不在家。一個穿着無肩章軍服的年青日本人出來

迎著我們。他向我們說，橋本君到地裏去了，要傍晚才能

回來。

——行呀，——我們說，——我們並不忙。我們，也

許能等候到晚上。

青年人顯然因為我們的不着急而懊喪了，他說：





——可是，說不定，橋本君會要再耽誤一兩天。你們能等嗎？——這個日本人問我們。可是，雖然他的微笑表現了充分的誠篤，我們看出了他的眼神中的驚惶。

——他爲什麼在地裏耽誤這樣久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我們明白了，橋本君——這是一個什麼神秘的人，他不願同我們見面。我們請求許可進入房內。青年人把伸向街上的牆壁推開了。我們說下鞋子，我們進入了橋本君的整潔和精心佈置的接待室。讓我們坐在蒲團上。一個穿和服的青年姑娘捧來了用茶筥盛着的綠茶。

——你們留在我們這裏吃午飯嗎？——日本人問。

——不。——我們回答。——我們不再等候橋本君了。可是，我們希望，你會把關於你們開拓團的情形告訴我們。

——啊，是的，——他說。——關於你們所感興趣的一切。

於是，我們知道了，在戰時屬於砲兵學校的這一片土地上散佈着開拓團。這是一個很好的開拓團，因爲它的團長是橋本君。它共有二百六十三座房子。

——這些房子屬於誰人呢？

——事情是這樣，——回答我們說，——日本人已經不願意打仗，軍人已經再思索戰爭和

軍事。他們現時都在從事於農業。

——那嗎，在這個開拓團裏有多少軍人呢？

日本人催促不安的回答說：

——他們都是軍人呀。

這個開拓團好像是團結着一切等級的軍人——軍官，下士官和兵士。

——你們這裏有多少軍官呢？——我們問他。

——我們這裏沒有軍官。我們這裏只有開拓團員。——這個青年人想了一想然後說道：——

噫，就像你們那裏的集體農莊。

——顯然，你們對於我們的集體農莊毫不理解。

——眼，是的，自然，也許我錯了，——日本人說。

——無條件的，你是錯了，——我們答覆他。——那嗎，你們這裏有多少開拓團員呢，就是

說，從前當過軍官的呢？

日本人取出一個手冊來回答道：

——這樣的開拓民，在我們這裏有九十一人。

——那麼有多少兵士呢？

——一千八百〇九人。

——下士官呢？

日本人俯着頭，微笑了並且再問道：

——你們想說從前當過下士官的開拓團員嗎？

——是的，是的，當然啊。——我們回答。

——這樣的，在我們這裏有二百〇一人。

——我們聽說過，開拓團普通都分成許多隊。這個確實嗎？

——是的，——他回答說。——我們這裏共計有十一隊。

——什麼樣的呢？

日本人喘了一口氣，走到外邊去了，後來又回來了，他說：

——我願意讓橋本君把這個告訴你。

——他不是沒在家嗎？也許你自己能說出來。我盼望，這該不會是軍事秘密吧？

——當然不是，——日本人驚恐的搖擺着雙手。——我自然能够告訴你們，但，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說這個？

——到底，你們這裏有一些什麼隊呢？

青年人又看了一下自己的手冊並回答說：

——第一隊——「大日」；它是砲兵學校的兵士和軍官組成的。第二隊——「曙」是由千葉縣警衛營組成的，第三隊是「千高」，它是由高射砲隊人員組成的。第四隊是「池部」，它是由坦克手組成的。第五隊是「千草」，它是由近衛軍兵士組成的，第六隊是「山王」，航空員集合到了那裏。第七隊是「天火」，這是步兵學校的軍官聯合會。第八隊是「勝田」，那裏也是些坦克車手。第九隊叫作「曙」，它是由戰爭的殘廢軍人組成的。第十和第十一兩隊都叫作「大地」，它們是由技術兵種部隊的軍官和士兵組成的。

——所有這一切隊歸誰統轄呢？——我們問。

——歸開拓團團長，橋本君。

——橋本君是什麼人呀？

日本人微笑了，並回答說：

——這就是開拓團團長。

我們明白了，在這裏能把一切都告訴我們，只是除了主要的秘密，就是除了橋本君是什麼人這個問題。

這之後，我們順着村子前進。到達了穿着半軍服，說得更正確點，穿着無肩章軍服的青年人

們在那裏工作的田野上。古香古色的一輛什麼坦克曳着三輛板車把肥料運往田地中央。我們坐在道旁，鑒賞這田園風光。這時，一個穿便服、禿頭並且已經有一把年紀了的人騎着自行車來到了我們跟前。他把自行車放置一旁。一看他的外表我們就明白了，這個人是屬於開拓團「指導人」之列的。人們對他都格外的尊敬，至於站在距離道路很近的那些人竟向他作一百八十度的鞠躬。

他却以慣常的怠慢回答他們。

他身上穿的是白色上衣和覺得很好的窄窄的灰色褲子，他的皮鞋沒有粘上一點塵土，在太陽下發出反光。這一切都似乎在更有力的說明，這個人在開拓團中是不勞動的。而是管理開拓團的，他不是從田地中作完事歸來，而是從普通的散步歸來。

——請教閣下貴姓？——我們問道，把自己的名片遞給了他。

他注意的唸着名片上用日文印就的，如像「莫斯科」和「真理報」這樣一些出乎意外的字眼，他在一瞬間支吾了一下，隨即答道：

——橋本。

在這裏我們便得知了這個人的秘密。橋本君甚至也不會打算保守它，至於他的屬下之所以隱瞞着，他解纜說，這是因為他們太年青。橋本君是日軍中最有名的砲兵將軍之一。在日本投降前最後幾天，橋本是千葉縣砲兵學校校長。及至在日本不能再保留砲兵學校之後，便出現了這個

開拓團。可是連一個人也沒有從這個學校中走掉。反之，開拓團中還補充了一些由軍隊裏復員之後應該回家去的人。一言以蔽之，下志津村的開拓團——這是一個隱蔽得很好的，同時也是組織得很好的軍事機體。「隊」這個字便是代替的一個簡單的，在各國軍隊中都同樣了解的「營」這個字的含義。幾乎所有的隊都是由軍官領導的。橋本中將（現在，我們已經可以這樣稱呼他了）只是廢除了軍禮，但仍保存着軍紀。後來我們才打聽到，他有時也同自己的開拓團團員上軍事課，但這叫作體育練習。在軍事課休息的時間，開拓團員便打野球——日本最盛行的一種遊戲（這裏附帶說一句，我在東京最熱鬧的大街上，甚至在皇宮廣場上都看見過打野球的人）。

當我們回到東京那天，立刻就到日本農林省去。農林省現在領導着新成立的各種開拓團。我們在那裏費了不少的力氣才打聽出，在日本的一切縣份中都已經出現了這樣的開拓團。開拓團共計團結着六萬六千戶。甚至也有專門的軍官的開拓團。它們的經費是完全靠着一個什麼神秘的戰災救濟局接濟的。人們向我證明，這個局與財閥老闊的各巨富家族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的。美國人關於這些開拓團知道得很清楚，而且甚至對它們加以鼓勵。

可是，在日本大家都知道，在這些開拓團中保存着曾經與各愛好自由人民打過仗的幾乎整個幹部軍。在農林省中有一批專門人員——他們以前都在日本總參謀部中供過職，並且他們正在領導着全部「開拓團運動」。他們甚至給了我們一種正式的彙報——關於在日本各縣的開拓民普及

狀況的報告。可是，我們在彙報中沒有找到關於在北海道方面的開拓團的消息。

——爲什麼在這裏沒有北海道呢？

——我們問。

——事情在於這島處在麥克阿瑟總部的特別監視之下，並且我們沒有得到過任何的消息。

——算了吧，——我們指出說。——說不定他們終於會給我們以可能去認識一下北海道方面的開拓團呢？

次日，我們重又使貝克爾將軍記起了我們。這次將軍藉口說他很忙。還是那個哈爾威中校接見了我們。他說：

——我很可惜，偵探部不能發給你們到北海道去的通行證。

——爲什麼呢？——我們很驚異。

——偵探部認爲，這不是你們到日本來旅行的目的。

——偵探部從那裏這樣清楚的知道我們來日本的目的呢？

——我再不能向你們說什麼了，——哈爾威中校回答說。——也許，你們去見見貝克爾將軍嗎？

——不，——我們答稱。——請你給我們一個正式的拒絕書。

哈爾威到貝克爾將軍的辦公室中去了。等他終於從那裏出來，並坐下寫他所叫作的「備忘

錄」的時候爲止，我們等了半點鐘光景。後來，他又到了貝克爾將軍那裏。又過了半點鐘，給我們拿來了一張用打字機打妥的文件。在這個「備忘錄」中說，麥克阿瑟總部偵探科不能允許我們，蘇聯的記者到北海道去，因爲這個北海道不能成爲外國記者到日本來旅行的目的。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迫不得已將要離開日本，——我們說。  
我們回到了記者俱樂部。

——你們什麼時候到北海道去呀？——美國記者們問我們。

我把「貝克爾將軍備忘錄」遞給了他們。按他們的臉色來說，這張紙引起了爆發炸彈的印象。在那天，他們都努力避免和我們會見。而其中最反動的却假裝着沒有看見我們。

可是，在從日本起程歸國之前，終於爲我們舉行饒別晚宴。在宴會上，講謗譏蘇聯的那班記者，却企圖扮演外交家，並舉起杯來強調他們對俄國的愛慕，對俄國人的尊崇，對蘇軍兵士英雄主義和剛毅果敢的欽佩。但是，聽過他們發言後的我們却回答說，記者必須是記者，而不應伴裝外交家。我們着重指出，現在，記者在世界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起着不少的作用。他們能促進各個國家間的齟齬及和平。很遺憾的是，駐在日本的記者中有許多人主要是在爲引起兩個大民族的不和而努力。我們希望，有一天，美國人民不僅會要拋棄這種記者，而且還要咒罵他們。」

經過了兩天，我們坐着飛機離開日本飛回了蘇聯。



## 十五 尾聲

讀者諸君，我們和你們一起就這樣到過了日本的工廠和製造廠、城市和鄉村、戲院和所謂的茶館；甚至在一切「美國的障礙」之下，我們同你們一起到底侵入了現代的戰後的日本。我們和你們不會有可能徹底完全和深刻的去研究它。可是，甚至就是我們所看見的一切，也正在強迫着我們思索很多和十分嚴重的問題。

我只把所看見的告訴了你們。有時甚至保存了敘述的記錄體裁，爲的是求真實。我們和你們都已確信了，美國人帶到日本的不是民主，而是冒險民主，它的淵源，很顯然的，要在美國銀行和資本主義壟斷中去尋求。美國人在日本只是離開羅斯福的民主路線向右更進了一步。現在，美國人正鞏固着日本的一切反動的和軍國主義的勢力，支持着和復甦着愛好自由各國人民會與其鬭爭過那些力量。這無論如何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無論如何，使日本真正民主化，這並不是美國人的目的。

一切愛好自由的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時都懷着一種忿怒和希望。戰爭以後，人們滿懷着對談論和挑撥戰爭那一切人的忿怒。千百萬在戰爭中受盡苦難，疲憊不堪的人都抱着一種希望，這個再不會重演了。再則，由日本回去的美國人「還不得不遭到本國人民的忿恨。」

在日本的美國人不只一次的問我說，我如何對待新的「美國的世紀」。我永遠是回答說，「無論美國的世紀，無論英國的世紀」都不可能。曾經有過一個人，他宣佈過「德國的世紀」，可是，盡人皆知，它的結果如何。

美國人是否推測着，日本到頭要成爲美國的第四十九州，或者它要變成美國的普通的殖民地，或者簡直把它作成美國輾斷者手中同民主進行鬭爭的工具呢？

我既不願意，也不能諛豫言和推測。可是記者的良心強迫着我回憶起在同法西斯主義鬭爭中犧牲了的數百萬。如今，在日本的美國人正踏着英雄們的死屍前進着，並把手伸向他們的劊子手和站在劊子手背後的那些人。



一一九二年，封建侯爵源賴朝曾宣佈他是日本頭一名將軍。以天皇名義行動的他，事實上決定了日本人民的命運。美國人現在就把麥克阿瑟比擬成這樣的將軍。美國的「生活」雜誌對這件事甚至這樣寫過，「麥克阿瑟將軍，可能，在選舉美國總統時會遭到困難，但若是將軍是經過選舉選出的，並且他同意競選這個位置時，那他明天就可以成爲將軍。」這是羅艾·貝寫的。他是美國記者。我在日本遇見過他。還在那時，他就曾因麥克阿瑟將軍的「偉大事業」而歡喜欲狂。顯然的，在美國有些人想在日本建立一種新的「美國將軍團」——廿世紀的將軍團。很顯然的，現時正在爲日本人民準備着更悲慘的命運——美國老爺的奴隸。

但是，美國人民是否將冷然無動於中的旁觀着這一切呢？

東京——莫斯科

一九四七年

初譯稿成於大連光華書店創業二週年紀念之夜。

終稿完於偉大的「七一」晨。